戰國策

（二）

據國家圖書館藏宋紹興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十二·五釐米寬十五·三釐米

戰國策 一

高注戰國策行世者惟雅雨堂本此外曾見小讀書堆所藏影宋鈔本若宋刻僅載諸讀書敏求記中云是購於絳雲樓者然絳雲所藏有梁溪安氏本梁溪高氏本未知所購果何本也既聞海内藏書家尚有兩宋本一在桐鄉金雲莊家一在歙汪秀峯家余渴欲一見爲幸去冬鮑綠飲來蘇以金本介袁綬堦示余訂觀於鈕非石寓樓遂議交易以白鏹八十金得之此本楮墨精好殆所謂梁溪高氏本歟屬澗蘋取影宋鈔本參校識是勝於鈔本澗蘋已詳跋之矣余謂古書流傳不可不詳其原委姚宏所注補者非一本見於吴正傳之言（正傳云予見姚注凡二本其一冠以目錄劉序而置曾序于卷末其一冠以曾序而劉序次之蓋先劉序者元本也先曾序者重校本也）今觀此本字畫定爲紹興初刻影鈔者當是重刻本故行款畧爲改竄（宋刻本每葉廿二行行廿字影宋鈔本每葉廿行行廿字）而字句亦微有不同序錄一篇此本在卷末李文叔等書後四條之前姚宏題語又隔一行而附於後影鈔本則曾序居卷首而李跋等仍在後姚宏題語不隔一行其非一本可知蓋影鈔之本或即梁溪安氏本遜而居乙者耶至於此本之疑爲絳雲所藏別無確証惟首冊缺目錄四葉卷一至六葉末冊序後五六葉當是藏書者圖章題識淺人撕去之故豈不可數特未識汪本又何如耳俟徐訪之（汪秀峯與錢聽默最友善嘗謂錢曰吾有宋刻高注戰國策有人需此當以重價要易之今留作古未知書在何處）嘉慶歲在己未二月望日檢書至此爰題數語以誌顛末迴憶去冬得書之時在臘月望日雨雪載塗肩輿出金閶門與綠飲綬堦非石磐桓茶話以爲消寒計者已兩閱月矣非石有詩贈余當倩渠錄於此冊以誌一時韻事云

棘人黃丕烈識

雨雪簾纖至同心聚一樓不嫌疏食薄忘卻旅人愁

宋本今纔見牙籤昔已收延津欣會合歲暮足優游

爲

蕘圃二兄志題新得宋本戰國策跋尾後

洞庭山人鈕樹玉拜稿

宋板戰國策

昔余赴礼部試入都於收舊攤買得宋板
戰國策牙籤二未知誰氏物書去而籤
存殊令人繫思也擕歸弃置篋中久矣
今得此書不啻籤為之兆爰屬澗𧷤
影摹於冊俾得附麗長存云 蕘圃

忽覩奇書至來從五硯樓 此書耳熟已久雲莊有觀程念翔于去秋曾以書目一紙需直五百金并售去此書与焉 冬闌鮑文來穗云獨買此書頗待歲莫及至冬中浣果由袁綬堦處携来始得見之 歲闌驚客去
詩書之日綬堦先有札来云鮑文急欲 歸去都不成議即還之余因出誠前晤 金盡動余愁 鮑文前晤時曾說五十金既綬堦札中有非百金斷不可之說時余因往 購宋本咸淳臨安志梯橧殆盡携六十金而去餘就非石處貸之 祕冊誰
先購 此書爲郡中毛榕坪購得實莊 其親也吳李亭而去澗蘋爲余言 餘函待續收 書目一本有元吳草廬春秋纂言萬洼戰國策大字元本唐律疏義宋本天寶諸集 二本宋板孟浩然集五本宋本皋䊷集宋本林之奇集元祕史今戰國策既為余得而
宗林兩集余亦 見過當訪其全 所藏吾許借 余有影宋鈔孫之翰唐史論斷雲莊曾記念翔来借校余借書癖依稍振之後以抄本 㠯校又問補録文藪未及踐事雲莊遂有遽屬鮑文以此書来穗可歸袁 勿歸黄 好作浙東游 澗𧷤与雲莊友

蕘去秋見書目屬念翔取示否
樣本未之許擬買舟往訪之

二月二十六日積雨悶人非石着屐見訪出書索非石詩因題于首余復用此詩韻續補前跋所未盡之意率成一首適綬堦
亦来在書塾与方米絜談遂録于後仍請非石綬堦方米諸君正之 蕘圃

書付無雙士 甯歸五硯樓 良朋多作合 卒歲亦無愁 不惜
餅金擲 惟欣祕笈收 今來觀跋尾 題句漾清游 重無字川 消易亦熙

已未仲春訪
蕘圃二兄於士礼居重觀所得宋刊戰國策次非石題句韻請 正去
牘 君得此書由余而余得南田畫冊由 君故詩中及之
漁隱主人袁廷檮拜稿

瑯函來有自 跋識絳雲樓 君只藏書樂 人都卒歲愁
聚真緣所好 美亦定勝收 今日重開卷 同觀集舊游
方米居士夏文燾艸

人間真蹟在 賸借目耕樓 我獲銘心賞 君橅交臂愁 蕙金誇未救 復壁擬
都收 請祠鄉祀相期擬欲游
應蕘圃命繼和 澗𧷤顧廣圻藁

新雕重校戰國策目録

東周第一　西周第二　秦一第三
秦二第四　秦三第五　秦四第六
秦五第七　齊一第八　齊二第九
齊三第十　齊四第十一　齊五第十二
齊六第十三　楚一第十四　楚二第十五
楚三第十六　楚四第十七　趙一第十八
趙二第十九　趙三第二十　趙四第二十一
魏一第二十二　魏二第二十三　魏三第二十四
魏四第二十五　韓一第二十六　韓二第二十七
韓三第二十八　燕一第二十九　燕二第三十
燕三第三十一　宋衛第三十二　中山第三十三

右定著三十三篇

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字作類一本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筴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雠校大夫臣向昧死上

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悖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劉作其德下及曾作德下及錢作以思其德下及集作其恩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哀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无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産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詩說以相感聘覿以相交期會（集作朝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

耻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錢劉同曾作例）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錢集作立曾作兵）爲強是以傳（一轉作）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

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絶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俾爭權蓋爲戰國貪饕无耻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曾集作巧劉作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弃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曾集无弱字劉作弱字蘇秦結錢劉結下有從字之時六國爲一以儐背秦秦人

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筴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一本下有而字并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於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賊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

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筴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脫字）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錢革下有亦字）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筴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録

戰國策卷第一

東周　高誘注

秦興師臨周（續周顯王後語）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續率名也當如字或云力出切後語注）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續齊宣王後語）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劉曾集一作盡錢作盡）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

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續後語作章華之庭注云徐廣曰華容有章華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爲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壺醬甀（一作罃）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兎興馬逝（曾集作鳧）瀡然止（止一作至）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一本得上有凡字）凡一鼎而（一本无凡一二字鼎而作而鼎）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

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以爲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爲寡人謀且柰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圭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集曾作耳劉錢作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

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弊也必以寶事公公中慕公之爲己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煮棗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集本改作謫一作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案兵而勿出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爲己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

我爲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
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蘇厲爲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許公之楚令向公之

韓令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曾作誰往劉錢无周字集周君曰善乃止其行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續史記兩惡作畏於秦史厭一作史厭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敢絕塞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王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集一弗字去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
楚攻雍氏周翫秦韓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爲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

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周最謂石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子以齊事秦必無處矣子因令周最居魏以共之是天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藉恐客之傷己也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毀人周文君免士集本曾一去士字工師藉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

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故衆庶成彊增積成山周君遂不免

温人之周周不納客即對曰一本周不内問曰客耶對曰續韓非子文与一本同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爲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或爲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子曾本作予集本改作予劉作予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趙之有已公東收寶於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因徐爲之東則有合矣周最謂金投曰公貧令錢劉作全秦與強齊戰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秦盡韓魏之上黨大原西曾錢集作西錢一作而止秦之有已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復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

石行秦劉本作右行楚謂大梁造續商子作大梁造曰欲決霸王之

名不如備兩周辯知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知之士爲君爭於秦謂薛公曰劉起謂本題謂字周最於齊王也而逐之聽祝弗續史記作親弗注云人姓名索隱引戰國策作祝弗蓋祝爲得也相呂禮者欲取秦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周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爲後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齊王誰與爲其國齊聽祝弗劉起齊本題字外周最謂齊王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夫齊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

蘇厲爲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於魏趙故（曾无故字）必怒（怒一作恐）合於齊是君以合（一作全）以齊與強楚吏産子君若欲因最之事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謂周最曰仇赫（續史記机郝）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三國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則賣趙宋於三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乎何不合周最兼相視之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

爲周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

之合也必陰勁（曾集改勁作助）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已收也先合於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不可王不去周最合與收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無因事也謂周最曰魏王以國與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薛公故主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而公獨脩虛信爲（曾爲下有物字）劉无茂行明羣臣據故主不與伐齊者産以忿強秦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爲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而有變臣請爲救之無變王遂伐之且臣爲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王爲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

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地爲崇趙乃還之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子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周共太子死續史記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徐廣云惠王公之長子今乃編在東周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司馬翦謂楚王曰一本無楚字何不封公子咎咎一作右而爲之請太子左成左一作右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資資一作奉之以地公若欲爲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廩夫空曰王類欲令若爲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便劉作使曾云恐作便於相國相國令之爲太子

三國隘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曾集劉錢作二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曰請謂王聽東方之處秦必重公是公重周重周以取秦也齊重故有周而已取

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昌他云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旦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旦使人操金與書聞遺昌他書曰告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云來云來一本止一來字一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昌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照翦曰爲公畫陰計照翦曰何也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西周之於王也照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己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遽和東周

嚴氏爲賊而陽堅曾一作堅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爲賊而陽堅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亦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戰國策卷第一

戰國策卷第二

西周　高誘注

薛公以齊爲韓魏攻楚（薛齊邑也齊公子田嬰也孟嘗君田文之父也封於薛號靖郭君今屬魯國也）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食於西周（食粮也）韓慶爲西周（續史記蘇代爲西周謂薛公韓慶西周臣也）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益韓魏之強也）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厚也重尊也）齊必輕矣（益韓魏重而齊輕也）夫本末更盛虛實有時竊爲君危之（謂薛公不安也）君不如令弊邑陰合於秦而君無攻（陰私也無攻秦也）又無藉兵乞食（勿示秦以少兵少粮也）君臨函谷而無攻（臨猶守也函谷關名也在弘農城北今在新安東）無攻秦令弊邑以君之情謂

秦王曰薛公必破秦以張韓魏（張彊也）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以爲和（出歸也是時張儀誘楚懷王令召秦秦使贋之故曰歸楚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忠秦秦得無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東國近齊南境者也）楚王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強（恩德齊使得歸楚必以東國與齊也）王而薛出出無患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三晉晉三卿韓氏魏氏趙氏分晉而君之故曰三晉也）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西周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秦遂進攻周伊闕在洛陽西南六十里禹所辟也水所由北流入于洛川也）爲周最謂李兌曰（李兌趙將也）君不如禁秦之攻周（禁止也）趙之上計莫

如今秦魏復戰今秦攻周而得之則衆必多傷矣秦欲待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講和也一曰戰而曾一作攻劉作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支猶拒也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君謂李兌也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秦疾公子名也其里有大樗樹因號樗里子也百人爲卒甚敬敬樗里疾也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楚王懷王也一曰頃襄王之子懷王之孫也怒周敬重秦客故責讓之也游騰游騰周臣也昔智伯欲伐仝由智伯晉卿智襄子孫也仝由狄國或作仇首也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仝由卒亡無備故也廣大車也仝由貪大鍾之賂開道至晉以受鍾智伯隨入兵伐而取之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桓歸蔡姬未絕蔡人嫁之故伐蔡也不欲令蔡知故詐言誅楚也今秦者虎狼之國也秦欲吞滅諸侯故謂虎狼國也兼有吞周之意吞滅也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仝由戒之戒以二國爲戒也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錢劉一無國字而憂大王恐不敢其使一日之中以滅亡國而爲大王憂也楚王乃悅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雍韓別邑也楚攻韓圍雍氏故曰役役事也韓召兵及糧於周也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蘇代蘇秦兄也

患憂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高都韓邑今屬上黨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聽從也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中公中韓公仮爲相國也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昭應楚將也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收之以飢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病困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及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中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中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爲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折屈也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節符信也是公以弊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弊破也公中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謂有人謂周最姓名不見也最周公子也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應爲太后養地原周邑也太后秦昭王母也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爲公功公周最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犀武魏將攻趙取蘭離石祁者皆白起白起秦將也殺犀武於伊闕蘭石本屬西河祁本屬太原也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是實也攻巧玄也白起用兵又有天命之助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

善射養姓由基名楚善射人也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集劉錢無也字養由基曰人皆劉錢下有曰字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支左屈右善射法也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已已錢劉作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曾一作過集劉作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滅沒也公不若稱病不出也楚兵在山南在周之山南也吾得將爲楚王屬怒於周吾得楚將也楚五將者也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迎吾

得於境或猶有人謂周君也使太子與軍正於境迎吾得也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因泄之楚泄猶使楚閻之也曰周君所以事吾得者器必一無必字名曰謀曾集作謀錢劉作某楚王必求之而吾得無效也王必罪之效致也楚請道於二周之間以臨韓魏臨猶伐也周君患之蘇秦謂曾一作謂集劉作謂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屬猶至也通也韓魏必惡之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方城楚塞也外北也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君雖不欲與也楚必將自取之矣四國韓魏齊秦也司寇布爲周最謂周君曰布周臣也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爲太子也臣爲君不取也函冶氏爲齊太公

買良劒公不知善歸其劒而責之金齊太公田常孫田和也始代呂氏爲齊侯號曰太公函姓冶官名也因以爲氏知鑄冶曉鐵理能相劒太公不知其劒善故歸之而責其買劒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雖願千金猶未盡其本價也故折其劒有錢劒字下不賣與越人也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函冶氏屬其子曰必無以知其利語人獨今君之使最爲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爲君實立果果周太子也而讓之於最以嫁之齊嫁賣也君爲多巧最爲多詐君何不買信賈哉秦養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或爲周君謂魏王史記作韓王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南陽魏邑也王何不出於河南史記作南陽以魏兵在河南徐廣

爲辭不往諸秦也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秦將白起敗魏將犀武於伊闕遂進攻周君故求救於魏也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救周周君反見梁囿而樂之也梁魏惠王之都也畜禽曰苑園有林池曰囿也綦毋恢謂周君曰溫囿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爲君取之綦毋恢周臣也溫囿在今河內是時屬魏下猶滅也此梁囿作溫囿近周能爲君取溫囿也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王臣爲王有患也患憂也周君謀主也周天子也故曰謀主也而設以國爲王扞秦扞禦也傳曰扞禦北狄也而王無之扞也言魏爲周無所扞禦也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惡塞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南陽魏邑而兩上黨絕矣魏王曰然則柰何綦毋恢曰

周君形不小利事秦而好小利（形勢也小利謂温囿也）今王許戍三萬人與温囿（戍守也）周君得以爲辭於父兄百姓而利（利錢作私）温囿以爲樂（私愛也）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温囿之利歲八十金周君得温囿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是上黨每患而贏四十金（温囿貢於魏王八十金耳周君得之則貢百二十金故曰是贏四十金也）魏王因使孟卯致温囿於周君而許之戍也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曾下有爲周字）謂楚王曰周必亡矣（利便也樊餘周臣也爲周謂楚王楚王懷王）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云二縣所以爲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鼎存焉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羊腸趙險塞名也山形屈原月食）

（錢作狀如羊腸今在太原晉陽之西北也）故易成之曰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以止易也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爲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周（弊罷也）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今不橫行於周矣（橫東行）

宮他謂周君曰（宮他周臣也）宛恃秦而輕晉秦飢而宛亡穀不熟曰飢云滅也）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韓哀侯滅之鄭邪錢劉下有臣字）苴云於齊陳蔡云於楚（爲齊楚所滅云）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

不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謂齊王曰王何不以地齎周最以爲太子也齎進也周最爲周之太子齊王令司馬悍劉一作捍以賂續一作地進周最於周左尚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置立也欲立誰爲太子也令人微告悍悍請令王進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左尚以教司馬悍勸王齎周最地以此得尊寵之職

三國攻秦反三國魏韓齊也反還也西周恐魏之藉道也爲西周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利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

屋武敗周使周集曾鐵一無下周字劉有足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主君之臣又秦重而欲相者且惡臣於秦而臣爲不能使矣臣願免而行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故使相往行而免且輕秦也公必不免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爲秦所善且公之成事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且誅矣

戰國策卷第二

戰國策卷第三

秦一

高誘注

衛鞅亡魏入秦衛鞅衛公子叔痤之子也痤仕魏相惠王痤病惠王視之曰若疾不諱誰可與爲國者痤曰臣庶子鞅可也王不聽又曰王若不能用請殺之無令他國得用也鞅由是亡奔秦秦孝公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至猶大也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諱白畔也詩云仲山甫不辟強禦不悔鰥寡此其一隅也賞不私親近私猶曲法及太子太子爲惠王驇劓其傅太子犯法刑之不赦故曰法及太子并罪驇劓其額以墨實其中曰驇截其鼻曰劓也期年之後道不拾遺遺物在道不敢拾民不妄取民非其物不敢取也兵革大強革猶甲也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刻急也寡少也深重也言少恩仁也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

之一本下有十字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劉作欲傳商君傳猶禪也欲傳或作傳也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惠王孝公太子也莅政有頃莅臨也有頃言未久商君告歸懼惠王誅之欲還歸魏也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莫無也是商君反爲主大王更爲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圖謀也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商君懼誅欲之魏商人禁之曰商君之法急不得出窮而還一曰魏以其譎公子卬而設其軍魏人怨而不納故還而下詔惠王車裂之也

蘇秦始將連橫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橫者也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利饒也北有胡貉代馬之用

用用武也南有巫山黔中之限皆有塞險要也故曰之限也東有肴函之固肴在澠池西函關舊在弘農城北門外今在新安東固牢堅難攻易守也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關中沃野千里故田美民富地勢形便攻之不可得守之不可壞故曰形便也此所謂天府府聚也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教習也可以并諸侯吞天下吞滅也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奏事效驗也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文章旌旗文章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也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厚猶大也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煩勞也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儼然矜莊貌不以千里之道爲遠而來在秦庭寡人願以他日敬承之也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神農炎帝號也少典之子也補遂國名也績後語輔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蚩尤九黎民之君子作亂兵也堯伐驩兜舜伐三苗驩兜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驩兜三苗皆國名禹伐共工共工官名也霸於水火之間任知訓許孫子孫也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夏桀爲無道故成湯伐之崇侯虎爲紂卿士道紂爲惡故文王伐之紂淫虐故武王伐之齊桓任戰而伯天下齊桓公小白僖公之子也用兵戰而尚仁義師諸侯朝天子故曰伯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惡安也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錢劉本無語字相結天下爲一擊一也兵車之轂比相當馳傳言語相約結使天下知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藏戢也文士並飭飭一作飾諸侯亂惑飭巧也惑疑也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理治也科條既備

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稠多濁也）上下相愁民無所聊（上下君臣也刑罰失中故相愁錢劉作愁則民無所聊賴者也）明言章理兵甲愈起（愈益也）辯言偉服戰攻不息（息休也）繁稱文辭天下不治（去本事末多攻文辭以相加誣故曰天下不治也）舌弊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不能使天下相親也）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死士勇戰之士也）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綴連也厲利也利其兵器致其徒處安坐不修其兵事欲勝功於戰闘之場也）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以利國廣地不可得者也）雖古五帝三王五伯（劉錢無五伯字集有）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勢力也）故以戰續之（續猶備也）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攻擊撞刺也）然後可建大功立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故仁義而行故強於內也）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詘敵國（詘服也）制海内子元元臣諸侯（子愛也元元善也錢劉止一元字）非兵不可（傳曰）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惛不明也）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固必也必能行霸事）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蘇秦之說下見）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敝壞也蘇秦仕趙趙王資貂裘黃金使說秦王用也）資用之絕去秦而歸（歸洛陽也）羸縢履蹻負書擔橐（橐囊也無底曰囊有底曰橐）形容枯槁面目黎黑狀有歸色（歸當終愧愧慙也音相近故作歸耳）歸至家妻不下維嫂不爲炊（不炊飯也）父母不與言蘇

秦喟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
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
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簡汰也練濯治二劉錢無濯治字
陰符中竒異之謀以爲揣摩揣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讎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讀書欲睡
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
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朞年揣摩成曰此眞可
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闕塞名也見說趙
王於華屋之下華夏華屋錢劉作華山名屋夏屋也言趙王屋清高似山也抵掌而談
抵據也趙王大悅封爲武安君武安趙邑今屬廣平受相印革車
百乘革車兵車也綿繡千純純束也白璧百雙黃金萬溢萬溢萬金
也二十兩爲一溢也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約合關東六國之從使相親也

散關中之橫使秦賓服也故曰抑強秦也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
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
決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
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賢猶厚也夫賢人在而
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
於廊廟之内不式於四境之外式皆用也當秦之隆隆盛黃
金萬溢爲用經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炫熿也猶焜光也山東
之國從風而服風化也使趙大重重尊也使天下諸王侯尊趙王也且
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棬揉桑條假以爲戶樞耳
伏軾撙銜橫歷天下徐勒也歷行也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
之口天下莫之能伉伉當錢劉一作抗將說楚王路過洛

陽父毋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張施也設也置也施樂置酒遠迎上郊邑培也）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蚳行匍伏（蚳行匍匐勾曳地也）四拜自跪而謝（謝前不欲之過也）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毋不子（不以爲己子也）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信不可輕忽故曰乎哉）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秦惠王孝公子也寒泉子秦隱士也）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東山之君從以欺秦（東山山東欺詐也）趙固負其衆負恃也故先使蘇秦以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之明矣（約謀約也一同）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含懷也）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武安子起秦將白起）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墮壞也）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張儀魏人也仕秦以爲客卿）秦惠王曰敬受命（受寒泉子之教）泠向謂秦王曰（泠姓向名也秦臣也）向欲以齊事王使（一作攻）宋也（以猶使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晉國魏都大梁也宋在其東若齊攻宋破之則大梁危不能復獲其安邑安邑在河東近秦秦可兼取故安邑王之有也）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割猶分也交齊也）齊必重於王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王何惡向之攻宋乎向以王之明爲先知之故不言（向言以秦王之聰明爲先知之故不言道也）張儀說秦王曰（秦惠王也續韓非子第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臣聞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

不言爲不忠（知可言利國安君而不言故曰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裁制也）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陰小陽大）連荊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爲難（難猶敵也）臣竊笑之世有三云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曾作軍聲張）數千百萬白刃在前矛戟在後而皆去走不能死罪（一本有一字也）其百姓不能死也錢劉本無此七字曾集有其上不能殺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民不爲盡節致死傳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此之謂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無攻（曾作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死生異也）而民爲之者是貴奮也（奮勇也）一可以勝十十可以勝百百可以勝千千可以勝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當敵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病困也）蓄積索（索盡也）田疇荒（蹙不治也）囷倉虛四隣諸侯不服（威德不能懷也）伯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異怪）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

破荆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濟水清河水濁一作詔令天下濟清河濁）足以爲限（限難也）長城鉅坊（鉅劉作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勝則存敗則亡也勝敗若此故曰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隣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續史記引戰國策作五渚）江南（郢楚都也洞庭五都江南皆楚邑也）荆王亡奔（曾作亡命）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言巍劉下有以字強於齊燕也）中（劉下有以字）陵三晉（三晉趙韓魏也）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可使韓魏

而謀臣不爲（不爲此謀也）引軍而退與荆人和（和平也）今（一作今）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華下華山之下也）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郭圍梁數旬（梁大梁魏王所都也）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絶荆趙之志絶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二矣前者攘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攘國職劉許侯魏人也治猶相也攘侯相秦欲興秦而安魏故曰欲成兩

國之功也是故兵終身暴靈於外士民潞病於內路羸於內伯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趙王都邯鄲無險固故曰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野民曰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劉下有兵字）拔武安（趙括封於武安曾更安有君肸趙四十萬衆亡秦將白起坑括四十萬衆於長平下故曰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上下君臣也）貴賤不相信（貴謂卿賤士謂）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羊腸（脩武趙邑也羊腸屬河內有阪名也）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代屬趙上黨屬韓）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甲鎧也）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曾下有反字）爲秦矣（爲猶苦勞也）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中呼池（池續作洮）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蠹害也）挾荊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白馬津名魏氏今魏郡縣也流灌也）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從者山東六國從敗不成也）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伯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伯王之業地（劉作伯王業也）尊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亡國謂趙也）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伯不伯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卒乃（一作以）攻邯

鄴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慄而却（却退也）天下固量秦（錢本有之字）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李下邑名在河内也）大王又并軍而致（一作至）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厚大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一本有之字）力三矣内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内者吾甲兵頓士民病（頓罷也病困也）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貞曰囷方曰倉虛不實有本下有也字）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慮謀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愼一日苟愼其道天下可有也（苟誠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甲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

（一日甲子之日也太公望爲號到牧野便剋紂故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劉無不字）傷（傷愍也）智伯帥三國之衆（三國晉趙襄智韓魏也）以攻趙襄主於晉陽（襄主趙襄子也大夫擁主）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且將也）襄主錯龜數策占兆（策蓍也兆占龜兆也）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何國可降使爲反間）而使張孟談（張孟談趙襄子臣也）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潛行私行兩國韓魏也智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魏與趙同故曰反智伯之約也國猶軍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無如秦國安固者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與天

下爭可并而有臣昧死望劉作臣願望見大王言所以舉一本無舉字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伯王之名成亡也朝四隣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伯王之名不成四隣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王爲謀曾恐當作主謀不忠者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謂甘茂曰子不予之魏不反秦兵張子不反秦言魏以秦兵戰死亡之而不反則張儀示懼誅不敢反秦也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魏用秦兵戰得反之則張儀有功於魏故得志於魏示不反於秦也張子不去秦張子必高子高貴也子謂甘茂也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錢云聞舊作問曾劉集示作閒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三川宜陽也下兵出兵也塞轘轅緱氏之口塞斷當屯留之道屯留今上黨縣魏絕南陽魏、與南陽絕也楚臨南鄭鄭今河南新鄭也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二周東周西周也諸侯莫救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自知不可復救必出其寶器、不敢愛惜也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令敕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錢本作此不世之業也今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狄之長也續云新序長字作倫字俞云倫後語作倫字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辟遠不足以成伯王之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

帝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曾錢劉無業字遠矣顧反也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曾錢集本篇國作國富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隨從也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謁白周天

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二國韓也周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禁止也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必不傷敗故曰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司馬錯也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續新序作陳叔相蜀陳莊秦臣也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厚大也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殘害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爲之請相於秦請使秦用樗里疾爲相也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爲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爲請相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平臣請助王斯言二樗里

子言也張儀誣樗里疾以自解說也楚王以爲然故爲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彼謂樗里疾也錢劉作楚矣）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走奔也）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蠹害也）種樹不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傷亦害也）本漢中南邊爲楚利此國累也（累憂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憂乎（固必也）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爲（一本無爲字）和楚楚必畔天下而與王（與王相親也）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楚攻魏（楚威王也）張儀謂秦王曰（秦惠王也）不如與魏以勁之（與猶助也勁彊也）魏戰勝復聽於秦（錢劉作魏戰勝德於秦）必入西河之外（西河魏邑之外近秦故必以與秦也）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取之河西）王用儀言取皮氏（皮氏魏邑）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戰勝威王（犀首公孫衍也）魏兵罷弊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獻致也）

田莘之爲陳軫說秦惠王曰（陳軫夏人仕齊亦仕楚也）臣恐王之如鄗君（古文鄗字號也）夫晉獻公欲伐鄗而憚舟之僑存（舟之僑鄗大夫也）荀息曰（荀息晉大夫也）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傳曰舟之僑諫而不從以其孥適西山也）舟之僑有因而伐鄗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宮之奇虞大夫也）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敎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亡去適秦）因

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爲王惠王孝公子也始僭尊號爲王故曰自以爲王能害王者一本無者字之國者楚也楚智一本作知字橫一本有門字君之善用兵用兵錢劉只一用兵字與陳軫之智橫門君秦將陳軫夏人仕楚也秦故驕張儀以五國驕寵也來必惡是二人二人橫門君陳軫也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楚秦之間一本作馳走秦楚之間錢劉作馳楚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軫然則是軫自爲而不爲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聽察也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已愛其親天下欲以爲子孝已謂王高宗戊丁之子也子胥忠乎錢劉無乎字集有其君天下欲以爲臣子胥楚王大夫伍奢之子平王殺伍奢子胥奔吳爲闔閭夫差臣謂符也賣僕妾售乎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錢劉本無乎字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必之也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秦惠王也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輸語也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言子欲何之言欲何之適也曾作子欲何適請爲子車約約具也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順從策謀而明

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詬（續後作挑）其長者（一本更有長字）詈之詬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詬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一本有曰字）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昭陽姓名也楚懷王之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輸楚王（王劉作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柰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

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欲爲臣乎）軫爲忠（本更添忠字）尚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集與此本同曾臣不忠於王楚何以爲臣乎軫爲忠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

戰國策卷第三

戰國策卷第四

秦二

高誘注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曲沃晉桓叔所封也在今弘農縣東三十五里道北曲沃城是戰國時秦兼有之故曰曲沃也其後秦欲伐齊伐齊報齊助楚攻秦取之也齊楚之交善善猶親也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懽子爲寡人慮之柰何慮計也也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幣臣請試之約具也幣貨也試猶嘗視也張儀南見楚王楚懷王也曰弊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說敬也大王楚王也也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唯獨也願爲王臣無有與大王比者也弊邑之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齊威王也唯儀之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弊邑之王甚厚厚重也也弊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懽猶合也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今善也不得善事於楚王也而儀不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苟誠也閉塞也絕齊懽合之交也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商於秦邑獻貢也若此齊必弱齊無援必弱也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曾一作己利錢劉一作利也德恩也楚與齊絕爲施恩德於秦私得秦地以爲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也宣徧曰不穀得商於之田方六百里群臣聞見者畢賀畢盡陳軫後見獨不賀軫仕楚爲楚懷王臣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

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妄空也）獨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曹錢劉夫秦有）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言張儀必欺王也）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兩國秦與齊也）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弭止）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來猶還也）又重絕之張儀反秦（反還也）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陰私也）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詈罵也）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

者曰從（錢劉曹一作從）某至某廣從（錢劉作袤）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初使弭口今可以言未也）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名大也都邑也秦俱伐齊也）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言失邑於秦而大得報償於齊也故曰是我亡於秦也）楚國不尚全事（不尚尚也全完也事一云乎）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固（曾固作國）必大傷（傷病也）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韓王見齊秦合爲一故復合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杜陵楚邑）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僅猶纔得不滅大者坐不從陳軫之計故也）

過聽於張儀過誤也聽於張儀之欺六百里地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楚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軫先仕於秦故言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故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親猶知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棄去也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便利也子獨不可以忠爲子主計以其餘爲寡人乎以餘計爲寡人計也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遊仕也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思思吳乎左右曰臣不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吟吟歌也今軫將爲王吳吟王不聞夫管作管曾下與之說乎管姓也說言也有兩虎諍一作爭人

而鬬者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戾貪也人者甘餌也今兩虎諍人而鬬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兼得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刺殺也齊楚今戰戰必敗敗錢劉下敗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害危也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機要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寡少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也悖誤也一本無也字聽無失本末者難惑惑亂也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公孫衍魏人也仕於秦當六國時號曰犇首窮困也李讎謂公孫衍曰李讎秦人也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

孫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舉也起猶三人者皆張儀之讎
也讎仇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儀之無秦矣公謂公孫衍用
此三人則諸侯知無攐寵於秦也攐有張儀義渠君之魏義渠西戎之國名也之至也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
遠臣不得復過矣請謁事情過見也謁告也情實也言義渠君道里長遠不
能復得相報之情實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
事於秦無征伐之事於秦也則秦且燒燔獲君之國燒燔猶滅壞滅壞君
國滅也止衰字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
之國也將致重幣求援助於義渠國也義渠君曰謹聞令聞猶受也令教也
居無幾何五國伐秦五國齊宋韓魏趙也陳軫謂秦王曰義渠
君者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撫安也秦王

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
群臣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
敗秦人於李帛之下謂猶言也李帛秦邑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盧人也字越人武王惠王子也示語
也扁鵲請除除治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
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
鵲怒而投其石劉本石下有曰字投棄也石砭所以砭彈人癰腫也惙斷君與
知之者一本無之字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
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三川義陽
川周室洛邑王城也今河南縣也而寡人死不朽乎乎一作矣甘茂對曰

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輔副介也）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聽從）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息壤秦邑也）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上庸楚邑今漢中東縣也）天下不以爲多張儀（錢劉本作不以多張子）而贊先王（先王謂惠王也）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中山狄都今盧奴中山也）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語言也拔上赫諑字中山之功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甘茂本齊人故曰羈旅也）樗里疾

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費邑名也名字族姓）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若如故也）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一本無已上十九字）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踰牆逃走也）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疑猶惑也則慈母不能信也（信猶保也）今臣之贊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適音翅）臣恐王爲（一本爲上有之字）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聽受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

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在序作續新）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宜陽之役（役事也）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弊（弊極也）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懽之（與楚漢中以喜之也）楚懽而不進韓必孤無奈秦何矣（韓失楚援故孤無如秦何）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宜陽韓邑也）楚王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固謂楚王曰寡人固無地而許楚王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卒士也士不上攻也）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餌猶喜也）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挫猶毀也）而公中以韓窮我於外（公中韓侈也）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爲墓（墓葬也）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益助也）明日鼓之宜陽拔（拔得也）

宜陽未得（得一本作拔宜陽韓邑韓武子所都也）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息休也）甘茂（茂秦將也）左成謂甘茂曰公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惡甘茂譖毀之於內故曰內攻疾衍有一本下也字）而外與韓侈爲怨（韓侈韓相）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戰功多也）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秦衆盡怨之深矣（無事樗里疾公孫衍無以復攻毀甘茂之事也秦死傷衆盡怨樗里）

疾公孫衍之造謀伐宜陽怨深之重也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秦武王也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爲韓氏先戰言楚不能爲韓氏先與秦戰也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恐楚作變難代其後也韓楚必相御也御猶相敵望也楚雖與韓合不有餘怨於秦無怨亦可復合也故曰以是知其相御詹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健者強也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爲之柰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患憂也其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聽從也受也其需弱者來使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制御也

甘茂亡秦且之齊且將也出關遇蘇子遇見也蘇子蘇代也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去猶遣之也遣無燭者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有益於處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語以爲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甘茂言我不肖爲秦所棄逐也願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重尊也言將使齊尊重公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殽塞谿谷續後語槐谷注槐里之谷今京兆始平之地言周秦之地或作鬼谷大非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

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約結也以齊之強合韓魏還以圖秦能傾之故曰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不如重其幣（劉作聲）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錢一作相印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秦（秦一作代）僞謂王曰（一作僞齊潛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劉作以相印迎之）齊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爲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德恩也）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處居也續後語而厚之處）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子公孫衍也）甘茂之吏道而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贊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贊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犀首公孫衍也）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告語也）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言甘茂知之且不欲使公孫衍得相而分秦事無其寵也故言犀首告臣欲王逐之也）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爲楚和於秦（屈蓋楚臣也楚仕於秦使秦相之也）秦啓關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怵於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鬻魏不悅而合於楚楚魏爲一國恐傷矣（傷害也）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悅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

陘山之事（陘山蓋趙井陘塞也事役也）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由

章以陽武合於趙（陽武齊邑也和合也）而以順子爲質（順子齊公子貲保也）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弊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解趙使不與秦俱伐齊）敢告下吏（下吏秦吏）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一作弗錢劉一作不以爲義續若下注作弗則上當作弗義）以告弊邑（大國趙也弗義不以爲義也弊邑秦自謂也）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劉錢又作有續古人有多作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地武陽也）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爲齊獻書穰侯（蘇代蘇秦弟穰侯秦相也）曰臣聞往來之者言（錢劉一作往來之言者）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

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深重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史記有趙趙二字曾劉無）秦之深讎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錢劉弩下有射字）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劒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破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齊秦爲晉楚所帥故謂之愚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

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哉劉作矣故曰無上黨哉也）秦將取之夫取三晉之腸胃（腸胃喻腹心也）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曾集之上有爲字）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秦宣太后（惠王之后昭襄王母故曰太后也）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魏子爲殉魏子患之庸芮爲魏子說太后（殉殺人以葬庸芮秦臣也二國史作虞其爲醜夫說太后）續十曰以死者爲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爲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怒詬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乃曾鞏劉作及）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止不以醜夫爲殉者也）

戰國策卷第四

戰國策卷第五

秦三　　高誘注

薛公爲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君不如勸秦王令弊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強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齊子晉弊邑而不能支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爲功操晉以爲重也一本君字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矣

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

攻齊之事成陶爲萬乘長小國率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伯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爲鄰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爲時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爲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矣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矣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以非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

齊趙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僭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爲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爲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無一作毋他慮也

魏曾錢本有又字謂魏冉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曰弗聞也曰辛張陽毋澤說魏王薛公公叔也曰臣戰載主契國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無已上十六字

之甚患也今公東而因言於楚是令張儀一本無儀字之言爲禹而務敗公之事也公不如反公國德楚而觀薛公之爲公也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觀張儀一本無儀字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也而公請之以自重也

謂魏冉曰和不成兵必出白起者且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公不若毋多則疾到續云到恐作封字

謂穰侯曰爲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時也已

謂魏冉曰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秦三世積節於韓魏而齊之德新加與一作焉齊秦交爭韓魏東聽則

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苞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權縣宋衛宋衛乃當阿甄耳利有千里者二冨擅越隸秦烏能與齊縣衡韓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鄭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

五國罷成睪秦王欲爲成陽君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太后爲魏冉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王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爲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有功

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爲也語曰人主後語作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

諸侯天下有明王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爲其凋榮（凋榮曾錢劉一作凋弊史記剖榮後語害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王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闓（史記闓作慨）於王心耶已（已錢作云一作以一作抑曾作二）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一無說字）使人持車召之

范雎至秦王庭迎謂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

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舜左右宮中盡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爲太師（曾作已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爲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

臣字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五帝之聖錢聖下有爲字而死三王之仁錢仁下有爲字而死五伯之賢錢賢下有爲字而死烏獲之力錢力下有爲字而死奔育之勇爲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蔆水史記作陵水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廬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一本無漆身字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蹙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足下上畏大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恩後語作

授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劉萬下有馳字）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馳（一本無馳字）韓盧而逐蹇兎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繼李善引有關字）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劉一作以）欲少出師（曾鐵一作臣計王之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可親（錢作可親）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廣千之地無得者（一作也）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爲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則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咽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彊則楚附楚彊則

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柰何范雎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王不如收韓王曰寡人欲收韓（劉下更有一韓字）不聽爲之柰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皋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魏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一無內字）有田單（單後語一作文）不聞其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曾下有高陵進退不請六字）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縣之廟

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曾下有華陽二字）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一無走字）涇陽（曾下有華陽二字）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父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籍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曾錢劉一無疾字）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爲器則已已稱瓢爲器國必裂矣臣聞之也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聞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爲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爲政也其威內扶其輔外布四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爲非

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強徵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竟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我劉本無我字王果處三分之一也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得一作能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爲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鬬故十攻而弗能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爲言張儀之力多且

削地而錢劉本無而字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張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言可得也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璞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贊顯名於天下然降其王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也眩於名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

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鬬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唐雎載音樂子之五十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與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十金隨公唐雎行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鬬矣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乎曰然又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以（一無以字）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錢劉有邵字）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

秦王王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困（一本下有丘字劉本無邢丘二字）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爲趙天下之民不樂爲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一幾何（劉改不一作無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因以爲武安功

應侯失韓之汝南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一本下有汝南二字）

爲子爲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與即爲劉一無爲二字即梁餘子同也臣何爲憂秦王以爲不然以告蒙傲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一本下有何字也蒙傲曰臣請得其情蒙傲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況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秦爲一本無爲字王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爲汝南虜也戔一無虜字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今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母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其夕某孺曾云恐作孺劉作孺子內某士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且君擅王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揉椎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楚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

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遇惑或與罪人同心而王
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爲諸侯所議也臣願請
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
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金萬劉無萬字於涂聞應
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
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
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
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
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一本下有欲字代
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

吁何君劉一作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
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知豈非士之所願與應
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
樂敬愛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
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
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
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與天下終豈非
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
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矣應
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
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

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爲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固（固曾作顧一本）致譽少有伯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主離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絶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劉一作身雖無咸無悔）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錢忠下有而字）不能存殷子胥（胥錢本有而字）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惑一作國）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

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戮辱（曾本有而字）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一本有聖字）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一本與字有）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爲主（曾本作令王）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内功章萬

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適於天下輕諸侯凌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啓曾作敷）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及道理也夫商君爲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

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攻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墾草刜（刜一作錢劉曾作入）一邑辟地殖穀率四方士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棓而殺之此四子者成功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分

一本無分字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

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看爲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剛成君一本有居字秦十餘年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戰國策卷第五

此書為毛榕坪故物余与榕坪雖居在同城蹤跡不甚審故未及細問其原委前月杪榕坪偕陽湖孫淵如觀察訪余因暢叙兩日晤言及此榕坪謂余曰余得此書於馮秋窗家先生此有名墨者為歙宦汪他省得未榕坪從秋窗手易歸卷中亦鈐馮氏秋窗印其印必爰誌其書之来歷如此至參中澤存堂藏書印不知何人康熙時有張姓名士後者曾翻雕宋本玉篇廣韻于澤存堂亦其人歟

夏五月端午後三日 [illegible]

戰國策

（二）

戰國策 二

戰國策卷第六

秦四

高誘注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齊韓魏）謀攻楚恐秦之救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出攻秦雖藍田豈難得哉（去舍也舍楚而往攻秦藍田秦邑也攻秦則得之矣故曰豈難得哉藍田今長安東南）況於楚之故地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已也而今三國之辭去則楚之應之也必勸（應和也勸進也）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爲知之必不救也（知楚與三國謀故必不肯救之之一無猜）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急求救也（一本以下有告字）秦愈不敢出（秦益疑故不敢出兵）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兵必有功（離絕也使秦疑楚而不救也三國得專勢攻楚故兵出必有功也）薛公

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果竟）於是三國并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臣（臣曾作勝）有功（三國伐楚大勝有功也）薛公入魏而出齊女（婦人大歸曰出）韓春謂秦王曰何不取爲妻以齊秦劫魏（秦王昭王也勸使取魏所出齊女以爲妻而與齊并勢攻魏）則上黨秦之有也（攻魏則并得上黨也）齊秦合而立貞茭貞茭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貞茭即魏公子其母即魏所出齊女也欲令秦王取之故曰其母在秦故云魏秦之縣也）已哏欲以齊秦劫魏而困薛公（哏魏之臣也劫脇也薛公在魏故欲困苦之也）佐欲定其弟臣請爲王因哏與佐也（佐貞茭兄也故欲定其弟臣韓春自謂也哏欲困薛故言請爲王因哏與佐也）魏懼而復之（復之齊女）貞茭必以魏殺世事秦（世身）齊女入魏而怨薛公（入還也齊女還怨薛公出已也）終以齊奉事王矣（王秦王也韓春設此言齊女以秦奉事王矣秦不慊韓春計故其事無効）

三國攻秦入函谷（三國韓魏齊也）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深猶盛也割分字下有講成也二字）河東地以甲三國與之成對曰割河東大費也（曾云大利不入三國大費失土大利不亡國故曰父兄之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惜河東地也）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且將也特獨也三城河東三縣也）此講之悔也（悔恨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咸陽秦都也今長安都渭橋西北咸陽城是也）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決必）卒使公子

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之兵乃退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始初也言韓魏初始時強耶今時強也）對曰弗如也（言不如始時強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如耳韓臣鞫齊魏臣也）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甚謂誠也）中期推琴（續史記中旗憑琴注引戰國策作推琴後語中旗伏琴韓子作推琴）對曰三之料天下過矣（中期秦臣也料數也過誤也）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六卿分晉智氏范中行氏中韓氏趙氏魏氏）滅破范中行（范中行氏周之裔惜號皆曰諸侯謂六晉也曾劉音作六晉者无咎滅趙氏魏氏）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智氏最薄而苛啃故於晉陽先破滅也）

智伯殺范中行氏志意驕盈求地於諸侯趙襄子不與地故帥韓魏二君伐趙氏圍晉陽晉陽趙襄子邑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二尺曰板沈沒也廣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說苑韓子作魏宣子驂乘三人共載曰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亡滅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安邑魏桓子邑平陽韓康子邑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蹯其踵肘足接於車上曾劉本去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蹯其踵踵肘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韓魏北其肘腫之謀破智伯於車上智氏貪暴滅亡三家卒共分之故曰智氏分也身死國亡爲天下笑智伯身死爲襄子所殺也身死國爲三家所分天下共笑也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在晉陽之下也賢於趙襄子見圍於晉陽也賢猶勝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勿無易輕也

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魏許賂秦以上洛絕秦便楚魏戰勝楚敗於南陽南陽陘山所在也秦責賂於魏魏不與賂上洛也不與上洛也營曾營或作管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倍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遇合也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謂失上洛是王以魏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資矣之至也資財幣也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絕其西魏必危危亡秦王曰善昭王也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效上洛於秦魏惠王效秦王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遇合境秦界也

楚怒秦合周衰為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遇之合也是以鯉與之遇也啓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秦使周最解說楚王與魏遇之意故不罪景鯉而弟德周與秦也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使景一本無使字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市求也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王不聽則殺景鯉更不與不如景鯉留留曾鯛一作者是便計也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言留臣則秦與楚一本下有絕秦無楚援則為孤國故齊魏不復尊重秦也楚知

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諸侯以圖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出遣景也景鯉還楚也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秦王始皇趙正也即位二十六年乃稱帝故曰秦王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一本有字下更有有字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勢銚芸苗器也音括鍬姊調二音古田器續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

乃是也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毋秦王名正也以毋嫪毐閉之於雍門宮故頓弱曰不能掩威於六國而掩威於毋也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建國可兼與兼并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脅腹王資臣萬金資給而遊聽之韓魏遊行入其社稷之臣於秦納入也即韓魏從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從於圖取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給供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即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私愛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比遊於燕趙

而殺李牧李牧趙將齊王入朝朝於秦也四國必從四國燕趙韓魏頓子之說也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鬬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續序後語此段首有闕文史記新皆有之文亦小異今以後語聊足此段之闕物至而反冬夏是也秦王名正莊王楚之子冬至生夏至殺故反也曰致至而危累碁是也至極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未嘗有地

也先帝文王莊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文王始皇祖莊
王始皇父故曰三世今之王古之帝故咸言先帝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三使
盛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北入燕燕入朝秦也是王不用甲
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
攻魏杜大梁之門大梁魏惠王所都也今陳留浚儀西大梁城是也舉河內
拔燕酸棗虛桃人舉猶得也拔取也燕南燕酸棗今屬陳留桃人邑名處則未聞虛空
也楚燕之兵云翔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云翔猶解散一作翔於
本作散字不與秦校戰故曰王之功亦多矣王申息衆二年然後復之申洛也休
衆二年而後復用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兵小黃濟陽嬰
城而魏氏服矣當戰國時皆魏邑也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
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

也天下五合六國集聚不敢救助王之威亦憚矣憚難也六國諸侯皆有畏難秦王之
威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省減而肥仁義之誡
誡字一本作誠字使無復後患肥猶厚也地猶道厚宣仁義之道則天下皆仰之復何一本
何字下有後字患之有故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言不足小
畜之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材一本無材字兵甲之強壹毀魏
氏之威負恃也毀敗也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服也主謂諸侯臣
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
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詩大雅之首章靡無也鮮少也下有三字言人初始無不爲
誠信少能有終也言秦強威可以克定天下恐不能終持之若狐濡其尾故難在後也故曰終之難也
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
也一本無也字智伯瑤但貪趙襄子晉陽之地而不知襄子與韓魏之陰謀卒殺於鑿臺之上葬之

於榆次謂一本無設利於前而禍隨其後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一本無也字吳王夫差自見服越王爲前而心復廣貪齊之寶而伐之又欲取伯名於晉而越奄殺之於干隧亦貪利前而凶在後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設設字劉本一作没字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設字人本作貪一本下有也但見目前之利而問伐不見後患故曰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從合也信越人之甲服舍之比師伐齊曰干隧也既勝齊人於艾陵艾陵邑也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還自黃也爲越所殺殺作殺字一本也流尾流作瀧一本字也即于隧也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日謂明當勝也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晉陽下臺名鑿地作渠以灌晉陽城因聚土爲臺而止其上故曰鑿臺也今王妬妬字曾本一作妬字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

不涉逸詩從此觀之楚國援也援助鄰國敵也敵讎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詩巧言之四章他人有毀害之心己忖度之躍躍跳走也毚狡也喻狡兔騰躍躍躍一字本無以爲難得也或時遇犬獲之喻讒人如毀傷人遇明君則治女罪也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越不可信而吳信之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累猶重也矣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百一作累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折斷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聊賴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

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是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反還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一本攻字下有隨字陽右壤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隨陽皆楚邑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與不得地無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應一本無應字悉起應王四國趙韓魏齊也秦楚之構而不離構連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鉦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七邑宋邑也宋戰國時屬楚故言故宋必盡也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廣平曰原野也爲膏澗腴美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劉本於字無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校猶抗也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以泗水爲南界負背也倚猶依也患難也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事治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劉本餘字下有矣字言齊魏未能爲帝也然強大足以禁秦使不得稱爲帝有餘力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衆多也強盛也一舉衆而注地於楚事戰事也注屬也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詘反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臨以劉本作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劉本襟字作施字曾字作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候爲秦察諸侯動諭也若是王以十成鄭梁氏寒心梁氏魏也寒心懼也許隱

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不往來於魏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魏爲秦察諸侯動靜也）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壤地）是王之地一任兩海（一注東海）要絕天下也（要取）是燕趙無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急也不待急攻而服也）

或爲六國說秦王（王王正也）（王爲始皇帝）曰土廣不足以爲安人衆不足以爲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言王者以仁義爲安強雖土廣人衆而無仁義猶將危亡故桀紂不能自存也）昔者趙氏亦嘗（曾作嘗）亦強矣曰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築剛平衛無東

野芻牧薪采莫敢鬬東門（剛平衛地趙築之以爲邑故衛無東野故衛人芻牧不敢出於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令朝行魏伐邯鄲因退爲逢澤之遇（遇會）乘夏車稱夏王朝爲天子天下皆從（皆從其化）齊太公聞之舉兵伐魏壤地兩分（太公田和也始伐侯代字誤呂氏齊侯謚爲太公齊威王之祖父也兩分魏之壤地）國家大危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爲陳侯臣陳侯（齊侯也陳氏篡呂氏絕故曰陳侯也）天下乃釋梁鄄威王聞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威王懷王父也鄄楚都也怒齊人之臣伏魏王故帥百姓以與申縛遇而敗之也申縛齊將也）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之至格道（燕趙怒齊之臣

魏王故出兵至枝桑格道將伐也格道不通平際一本無際字絕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劒掫委南聽罪聽罪於楚子也西說趙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釋舍於是夫積薄而爲曾劉本無爲字厚聚少而爲曾劉本無爲字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紛之間紛當爲黂黂聲之誤也臣豈以郢威王爲政褻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爲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戰國策卷第六

戰國策卷第七

秦五　高誘注

謂秦王曰（秦始皇也）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驕慢）伯主約而不忿（忿怨也伯主約儉勞謙故不有所忿怨）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者（王德大不驕逸故能服鄰國也本或作鄰）今王廣德（曾一作得劉一作失）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恤顧）驕忿非伯主之業也（業事）臣竊爲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與終（先王聖王也謀始慎終故曰唯始與終也）何以知其然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逼晉陽卒爲三家笑（智伯智襄子也殘滅也范范吉射昭子也中行中行寅文子也二子之後以苛爲察以劫下爲功於晉六卿中薄德前襄智伯滅而兼之志意驕盛求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故率韓圍晉陽以伐趙氏趙氏與韓魏通謀韓魏爲反間令趙氏得殺智伯故曰三家笑也）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爲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與句（劉作爲句）踐禽死於干隧（一作隊吳王夫差伐越勝之句踐奔走棲於會稽山之上遂北伐齊勝長求平句踐起兵伐其國遽救之越人殺之干隧邑名）梁君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梁君梁惠王也伐楚齊勝之制御趙韓之兵驅使十二諸侯魯衛曹宋鄭陳許之君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後東伐齊敗於馬陵太子見殺故布冠而拘執於秦也）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終終難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初秦昭王滅東西周置宜陽及三川郡故曰破宜陽殘三川也）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議（雍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雍有也兩周東西周

也杆宜陽界而東之故曰徙一兩周之疆也而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世主謂諸侯也諸侯懾怖畏秦不敢交會陽侯諸侯之郄有塞隘處也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尾後也言王爲策討之始得之矣如能終卒沒則王伯之道立也故曰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有滅亡之患也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吳吳王夫差智智伯也事滅亡之事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逸詩言之百里者已行九十里適爲行百里之半耳譬若強弩至牙上甫爲上弩之半耳終之尤難故曰末路之難也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心驕約之心也非楚受兵必秦也言不伐楚則伐秦也秦楚之驕侈故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援助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敵強弱等也未無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爲權權援助之勢也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鑠消鑠也言其弱韓弱而楚失援故孤而受兵楚先得齊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魏爲秦與國魏弱故秦失援而孤受諸侯兵也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爲天下笑矣兩國秦楚也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中期秦辨士也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爲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有人爲中期說言遭遇明君不罪勝己臣故不見誅也若其遇桀紂則必誅矜有殺也秦王因不罪言桀殺逢蒙紂殺比干惡其勝己也秦王恥襲桀紂之闕故不罪

獻則謂公孫消曰皆公孫消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公謂公孫消也尊重也數行戰伐有功勞也所以不爲相者太后不善公也不爲秦相者不爲芊太后不善者也辛戎者太后之所親也今亡於楚在東周太后楚女孝文皇后莊襄王母也号華陽夫人者也辛戎楚人自楚王在東周東周洛陽成周也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使辛戎爲周相楚必便之矣是辛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悅公公相必矣公見用爲秦相也公孫消也言必

樓訢續訢管子七臣七主篇云事無常而法令申不乱則國失勢注訢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布法令於事不合他字書無之約秦魏魏太子爲質質於秦也紛彊欲敗之紛強魏臣也敗害也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還周旋於利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背也負秦之日太子爲輩矣太后坐而泣王因疑於太子疑不欲令太子質秦令之留於酸棗留止酸棗子止樓子患之昭衍爲周之梁樓子告之告昭衍魏太子意昭衍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梁魏都也故將伐魏王曰爲期曾作期其與我約矣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彊折節而下與國臣恐其害於東周昭衍不欲正言害魏也故詭言恐害東周也秦來伐必徑東周故也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異人秦莊襄王之孫孝文之子昭王時質於趙時不韋賈邯鄲而見也歸而謂父曾本有母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贏利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多不可數也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

餘食餘饒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世後世也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邯城邯城趙邑故往說之曰子傒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傒子秦太子也異人之異母兄弟中猶內也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謂秦託子於趙安危吉凶不可知也一日倍約身爲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事治吾爲子使秦必來請子子異人也言必使秦來請子於趙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秦昭王孝文皇帝華陽夫人也時昭王時也或言后耳不韋去君有不遠圖之罪知不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太子傒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言昭王年老也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一日猶一旦也山陵喻尊高也崩死也用事即位治國事

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君謂陽泉君也累卵至危也朝生太堇也朝榮夕落眞爲短命不壽也命將不至終日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其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四維持之也患憂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主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輔猶明也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子異人名弃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王后華陽夫人耳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欲爲己子使秦而欲屠

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抱持）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遂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德恩）是自爲德講（講誠曾本作誠講）秦王老矣一日晏駕（晏晚也日暮而駕歸大陰也謂死亡也）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結固）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楚服盛服）王后悅其狀（狀貌）高其知（高大）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夫人楚女也故曰吾楚人而自子之以異人爲己子）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經）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習曉）王罷之乃留止（止曾作請）間曰（間須史也）陛下嘗軺車於趙矣（陛下謂孝文王也昔嘗質趙軺車止住也不欲言其質故往車故止於趙國）趙之豪桀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面向）無一介之使以存之（存勞問也）臣恐其皆有

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爲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爲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爲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官祿）王后爲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太子燕僖王之子子丹也）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曾作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快樂）少庶子甘羅（少庶子官名甘羅文相家臣也）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張卿即唐）甘羅曰臣行之（一本臣下有請字）文信

君叱去曰曾作劉作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泄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續史記作大項橐司馬貞音託尊其道德故曰大生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奚何叱呵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武安君秦將白起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言衆多不可數知也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孰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專權重也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爲不如文信侯專孰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難應侯二萬衆還歸於鄗曹解作鄗陽萬衆鄗陽也賜死於杜郵也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

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言白起死於杜郵但未知卿死何處檢所甘羅曰請因孺子而行請聽也言行備曰之燕也令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幣貨財也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報口也往爲張唐先說趙王也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異怪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續史記得上谷三十城今秦有十一後語三十餘城今秦有其十二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爲守相（守相假也）秦下甲而攻趙（甲兵）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爲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守一作臣）小官習趙事請爲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悉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因猶受也）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悅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之一作地）秦受地而郄兵（郄一作却）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亡失）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可成（山東六國）（相親從有則上字事可成）臣請大王約從（約結）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言輕之也一本亡上有不足二字）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之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爲秦刀筆（一本作奉）筆以官長而守小官未嘗爲兵首請爲大王悉趙兵以遇（遇秦遇敵也）趙王不能將（趙下一本有不能用字一本王作司空馬爲將）司空馬曰臣效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自請而去）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

下趙上客從趙來上客尊客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弗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料數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武安君李牧也趙若用之爲將可期而亡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曲邪其交甚親其爲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必讒武安也韓倉果惡之王使人代人代武安君爲將也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數讓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觴酒爵也將軍爲壽於前而捍捍劉一作扞首當死武安君曰緣病鈞身大臂短不能及地緣李牧名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接續上若不信緣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

倉狀如振捆捆一作綑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言不敢明將軍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劒將自誅縮取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遇司空馬門劉一作過司馬門趣甚疾出謁門也右舉劒將自誅誅一作殺臂短不能及銜劒徵之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亡滅也上所謂不過半年秦將王翦破趙爲郡也平原令見諸公必爲言之曰嗟嗞劉無一孤司空馬又以爲司空馬逐於秦非不知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國亡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四國爲一將以攻秦四國燕趙吳楚也無此篇後引史記注剛見秦王召群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

寡人屈於內屈客而百姓靡於外靡盡爲之奈何群臣莫對姚姚劉曾本作挑賈對曰姚賈識周公誅管蔡不仁不知者在孟子之篇也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安其兵絕劉安止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舞劉本作帶以其劒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悅賈封劉一作封賈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知之知一作短韓非韓公子也著刑名之書十餘萬言是時在秦故知之也作姻一終死於諸姚賈也賈韓非短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國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嘗盜竊於大梁爲趙臣而見逐者取世監門子父死子繼曰世

言世世監門卒子耳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劉作有之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殺關龍逢也紂聞讒而殺其忠臣剖比干之心至身死國亡亡失天下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言韓非譖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太公呂尚望爲老婦之逐朝歌之屠賣肉於朝歌肉上生臭不售故曰廢屠子良之逐臣子良不用而斥逐也棘

津之讎不庸釣魚於棘津魚不食餌賣庸作又不能自售也文王用之而王天下也有天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一無人字也爲市賣儈求其小利於其鄙人鄙人邑名南陽之弊幽魯之免囚弊隱也幽潛不見升用貧賤於南陽故曰南陽之弊幽於公子糾不死其難爲魯所束縛而歸齊故曰魯之免囚也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百里奚虞臣虞君不用傳之門自鬻於秦号五羊大夫於穆公伯西方戎來朝也傳曰五羖用而秦霸此之謂也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傳曰晉文公用咎犯之謀破楚成王於城濮此云中山之盜則未聞也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詬詬辱醜恥天下曾作於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立成功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卞隨務光湯時隱士湯伐桀以天下讓之二人曰爾爲不義欲以慢我也自沉於清泠之淵申屠不忍見紂之無道抱石自沉於澗水故曰人主豈得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汗不聽其非察其爲已用故可以存社稷者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群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明主爲明君賞有功不賞有高名虛空無功用於國者不敢望賞於君者也秦王曰然乃可劉無可字復使姚賈而誅韓非誅殺也一賞功不賞者也一無二字

戰國策卷第七

戰國策卷第八

齊一

高誘注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威王楚元王之子懷王之父也徐州或作舒州是時屬齊嬰子田嬰也號爲靖郭君而封於薛也嬰子恐張丑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田盼子也盼子有功於國一國下有而字百姓爲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縛史記作申紀善盼子故不用之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與一本作弗與百姓弗爲用故王勝之也言大臣與百姓不爲申縛致力盡用也今嬰子逐逐子曾本今王逐嬰子矣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遇敵也便利也楚王因弗逐弗逐田嬰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

志輟止也公孫閉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公孫閉齊之公孫田氏也又將在楚閉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公謂田嬰也使楚王欲封公也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委付也子公孫甚於齊之欲封公也公孫閉爲劉無爲字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削地而封田嬰削分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弱小也齊分薛以封田嬰則所以使齊小故曰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不復止齊封田嬰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諫止之也靖郭君謂謁者先爲客通無通欲諫者也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已止也益猶過也過言請烹烹煮謂死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反還君曰客有於此無於此止也走也客

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續淮南子戲作熙）君曰亡（亡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止禁）鈎不能牽（牽引續韓非子繳不能絆）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得意皆飽滿也）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陰（別本陰字無）奚以薛爲（奚何）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隆高也到至也高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輟止）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齊王威王也宣王之父計簿書也聽治也）而數覽（覽視）王曰說五而厭之（一本作王曰日說五官吾厭之）今與（今一作令）靖郭君（與靖郭君使聽治也）

靖郭君善齊貌辨（續昆辯古今人表作昆辯師古曰齊人也靖郭君所善見戰國策而呂覽作劇貌辯元和姓纂昆夏諸侯後齊有崑弁見戰國策）齊貌辨之爲人也多疵（疵關病也疵作訾見呂覽）門人弗說士尉以証（証諫也）靖郭君不聽（聽受）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孟嘗君田嬰子田文也號孟嘗君）靖郭君大怒曰刻而類破吾家（刻滅）吾家高誘注云揆度吾家試可以足（續呂覽揆吾家也而汝也言汝破）劑貌辨者吾不辭也苟可（劑貌辨者吾不辭爲之辨）慊（慊猶善也善齊貌）齊貌辨者吾無辭爲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旦暮進食（上舍上傳也一曰甲第也御侍也旦暮朝夕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宣王孟軻所見以羊易牛者也）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宣王善之也）不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貌辨靖郭君俱止於薛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行去也去至齊也）請見宣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固必）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

辨行至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藏懷齊貌辨見宣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辭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叛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郊師衛姬之子宣王庶弟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爲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患謂下見出七也此爲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昭陽楚將辨又曰必聽之聽與楚易地也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先君王也雖惡於後王言爲後王劉氏曰一字無此言爲後王小惡吾獨謂先王何乎謂猶奈何也且先王之廟在薛起威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爲二二不聽辨也宣王大息動於顏色動猶發也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少小也殊不知也客肯爲寡人來靖郭君乎肯猶可也能爲寡人致靖郭君身來不乎也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從薛至齊也一日必能使靖郭君來衣威王之衣冠舞舞劉作帶其劒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請以爲相也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受相印也七日謝病強辭以病謝相位強猶固靖郭君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爲沮沮止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外猶賤生謂觸難而行見宣王之所以故求救於齊也樂解人之患趣救人之難令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邯鄲趙都難爲魏宣王相靖郭君也田侯召大

臣而謀（田侯齊侯也田成子殺簡公吕氏絕祀田氏有之故曰田侯宣王也）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鄒子齊臣鄒忌）段干綸曰弗救則我不利（段干姓綸名也齊臣且將并也）其於齊何利（無利字）我田侯曰何哉夫魏氏兼邯鄲（兼猶郭之郊（軍屯也郊境也）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襄陵魏邑也河東縣弊罷也）邯鄲拔而承魏之弊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桂陵魏邑名）南梁之難（梁韓邑也今南河梁也大梁魏都在此故曰南梁也難魏攻之也）韓氏請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

早速也晚徐也）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折分也猶從也）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田臣思齊臣）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憩於齊（憩告）我因陰結韓之親（陰私）而晚承魏之弊（承受）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自恃有齊國之助故五與魏戰而五不勝）東憩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馬陵齊邑齊殺魏將龐涓虜魏太子申故曰魏破韓弱也）韓魏之君因田嬰（劉無田嬰二字）北面而朝田侯（田侯齊宣王也）

成侯鄒忌爲齊相（成邑侯爵也鄒忌封也）田忌爲將不相說公

孫閈謂鄒忌曰公何不爲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用君之謀而得勝也君可以有功有勝魏之功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誅戮鄒忌以爲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公孫閈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二十兩爲一金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聲勢威震欲爲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人卜者亦一無驗亦字驗其辭於王前驗信田忌遂走

田忌爲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申梁惠王太子也龐涓魏將也田忌與戰於馬陵而係擭之也故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東伐敗於馬陵太子死龐涓禽此之謂也孫子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爲大事乎孫子孫臏也齊將也大事兵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入還使彼罷弊於先先曾作老弱守於主彼謂魏也主者循軼之途也鐮擊摩車而相過軼途轍之道也鐮轂閒也摩猶比也使彼罷弊先先曾作老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左濟右天唐軍重踵高宛天大也唐防也踵至也高宛縣名也今屬樂安也使輕車銳騎衝雍門輕便銳利衝突雍門齊西門名也若是則齊君可正而成侯可走成侯鄒忌也田忌所不說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聽從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權勢也復還也杜赫曰臣請爲一爲下有君字留一留下有之字楚君謂鄒忌留之楚爲鄒忌留田忌於楚不使得來也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

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田忌之不返齊也返還鄒忌以齊厚事楚厚重也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德恩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田忌後日若得還齊亦必以重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從杜赫之言也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宣王不悅衆多也嫌其作威福故不悅也書曰無有作威作福晏首貴而仕人寡王悅之悅不作威福也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爲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以一作亦幾何人一人下有矣字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壅蔽塞斷弊斷仕者而不進也

鄒忌脩八尺有餘脩長身體昳麗昳讀曰逸朝服衣冠窺鏡

自窺視於鏡也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美好也續十二國史作徐君平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一無公字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一無忌字不自信而復一無復字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一無客字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一無以上三字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一無又字弗如遠甚遠猶多也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私愛妾之美我者畏我也畏而愛之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求索於是一無於是二字入朝見威一無威字王曰臣誠知不如劉作臣知情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

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下人蔽王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一無能字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刺舉也舉寡人之過失者與重賞也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一無諫字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改循循曾端嚴無可復諫者也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言與敵國戰勝之於朝廷之內也老子曰脩之身其德乃眞此之謂也故能使四國盡來朝之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自秦往齊路出韓魏故假之也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應擊與秦交和而舍交俱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嬴其徽章以雜秦軍徽幟名也傳曰揚徽者公徒也通白曰章幅旛幟變易之使與秦旗章同欲以襲秦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候軍者以章子爲然威王不應苔應頃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而如也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發遣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明審易爲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謝於齊秦惠王之子武王也謝謝攻齊之罪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馬棧一吾下有之字吾一無吾字脉也使者一無者字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

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
未教教劉作葬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
也死父欲使之說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
臣欺生君哉威王以此知章子之情故曰豈欺生君哉
楚將伐齊魯親之魯親楚也齊王患之患憂張丏曰臣請令
魯中立魯中立言能使魯不親楚而絕齊也乃爲齊見魯君魯君曰齊
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曰
君之謀過矣過失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與猶
助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爲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
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
魯足下豈如令令一作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

其良士選卒必殪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爲勝其良
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此其爲德也亦
大矣全衆爲中立無以爲助也觀二國交戰之後勝者其良士選卒治一君以全衆助負敗者擊之
其見恩德亦其其曾作甚大也魯君以爲然身退師退師不復
親楚也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軫時仕魏故合三晉而東也去著續著本作二字走古齊而宣王也一齊王本作
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
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
也遞更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
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
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患憂天

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割分也自相剥割以附益強秦秦不自出力用力也）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爲秦自相烹置秦則不出薪然火也）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五帝黄帝顓頊嚳高辛帝嚳堯帝舜也三王夏殷周也五伯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者霸諸侯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也（反之反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秦欲肆虎狼之心以吞諸侯故曰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也）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乾燥也目不燥言悲泣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舉得屬至）南面而孤楚韓梁（面向南）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

（出猶生也）願王熟慮之（慮度）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言兄弟相親也）約而出銳師以成梁絳安邑（銳精銳成守也）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構連）三晉怒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從陳軫策也）

蘇秦爲趙合從（合山東六國之親也）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清河今甘陵漢改也）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言牢固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五家五國）疾如雖矢（雖矢小矢喻勁疾也）戰如雷電（雷電喻威大也）解如風雨（風雨喻解散速疾）即有軍役未嘗

倍太山絶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臨淄齊都）臣竊度之（度計）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以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鬬雞走犬六博蹋鞠者臨淄之途車轂（轂劉作轂）擊人肩摩（塗道擊相當摩相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揮振也言人衆多）家敦而富志高而揚（高大揚發揚也）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當敵）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當劉作攻）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機要）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

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闉（至闉一作過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亢父今任城縣也）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車兩輪間爲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猲（猲喘息貌）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已明矣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主君謂蘇秦也詔告）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爲秦連橫（張儀魏氏之餘子仕爲秦相也連關中之謂橫合關東之謂從說齊王也）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齊宣王也強大）大臣父兄務衆

富樂無過齊者盼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顧念從人說大王者從人合關東六國爲從謂蘇秦也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覽受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河漳漳水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僅幾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爲昆弟

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河外河南趙入朝黽池趙入秦朝於黽池也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搏搏曾作摶關臨淄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託附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久長今大客幸而教之大客謂張儀也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曾有里字於秦也

戰國策卷第八

戰國策卷第九

齊二　高誘注

韓齊爲與國（相與爲黨與也有患難相救助也）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宣王也）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田臣思齊臣也）不如聽之（聽伐韓也）子噲與子之國（子噲燕王子昭王之父也子之其相也蘇代爲子之說於子噲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堯有讓天下之名子噲慕之故與子之國也）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劉無下字）以燕賜我也（我臣思自謂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舉拔也孟子曰子噲無王命而與子之國子之無王命擅受子噲國故齊宣王伐而取之也）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已畢也齊王使赴蹶怒責儀之罪）張儀聞之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効致）王曰柰何曰爲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割取）今齊王甚憎張儀（一無張字）儀之所在必舉兵而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梁魏都也）齊必舉兵而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於梁城下）不能相去（去離）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三川宜陽邑也）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周西周王城也天子所都以兵臨之祭器可出而挾天子案其圖籍故曰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革車

兵車也納張儀於梁也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患憂也言令能令齊兵罷去也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因劉作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爲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

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使儀言信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止不伐梁也

犀首以梁爲齊戰於承匡而不勝犀首公孫衍也梁魏惠王所都承匡邑名張儀謂梁王不用臣言以危國梁王覺劉作魏王因因一本作困相儀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合秦之橫與山東六國從親也犀首欲敗欲敗張儀合橫親之事也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儀也值所以爲國者不同耳爲理君必解衍解說衍於衛張儀也君爲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參三人並也犀首跪行爲儀千秋之祝祝所祈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壇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誰讎仇而

儀與之俱（俱借字）是必與衍黨吾國矣遂不聽（一本聽下有也）

昭陽爲楚伐魏（昭陽楚懷王將）覆軍殺將得八城（覆魏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言最貴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劉作乎公也昭陽譬喻）楚有祠者（祠祭）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

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以是爲名居（一本去居字）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五城趙邑講和）而與之伐齊齊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王趙足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倍秦倍秦則齊無患矣

權之難齊燕戰（權地名也郭有齊燕所戰故曰之難也）秦使魏冉之趙

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薛公田嬰也魏處人名主也一作清）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爲燕東兵爲燕取地也故爲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弊趙可取唐曲逆（唐今盧奴北盧縣也曲逆今蒲陰也是時屬燕）故勸取之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歸於君矣（君李向也）

秦攻趙長平（一本無長平二字）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一本無楚字）救趙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蘇秦（續史記周子齊之謀臣史失其名戰國策以周子爲蘇秦）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

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中得）而齊燕之計過矣（過失）且趙之於燕齊隱蔽也（一本無也字隱蔽蕃蔽）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燋釜夫救趙高義也（高大）却秦兵（劉本無兵字）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強秦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則爲國計者過矣（過誤失也）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西趙魏不伐周韓爲割韓却周害也及韓却周割之趙魏亦不免與秦爲患矣今齊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令齊入於秦而伐趙魏趙魏亡之後秦東面而伐齊齊安得救天下乎

戰國策卷第九

王珩

齊三

楚王死懷王也爲張儀所欺西與秦昭王太子在齊會武閼秦齊與歸而死於秦也太子在齊質蘇秦謂薛公薛公田嬰也田文之父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市猶求也下東國楚東邑近齊也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郢楚都也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楚自立王質之無益故曰抱空質也蘇秦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秦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亟速也入猶致也可以益割於楚益多割取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爲楚

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一本之字無亟去可以惡蘇秦於薛公可以爲蘇秦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一本無人說二字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秦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太子懷王太子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變改也負天下不義之名薛公曰善爲之柰何對曰臣請爲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之也曜作此注字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蘇秦請行至楚說楚王曰所立項襄王也言楚所欲立懷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

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己（己太子也使齊奉己立以爲王也）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柰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告致致故謂太子倍割楚以許齊也謁告告齊君也齊得割則歸太子故曰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割地與齊使留太子齊嫌其少也）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資與）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延猶饒也及也）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

者以太子權王也（權重）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齊無立太子辭必不倍求地於王也）王因爲強齊而爲交齊辭（一作而爲交於齊齊辭）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讎爲太子）楚王大悅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爲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剸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齊未必信太子言也而楚致地故曰楚功）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秦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秦也蘇秦非誠以爲君也且以便楚也蘇秦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迹也今勸太子者又蘇秦也而君弗知

臣竊爲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秦故曰可使人惡蘇秦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秦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秦也割地固約者又蘇秦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秦也今人惡蘇秦於薛公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願王之劉無之字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秦爲武貞君武貞楚邑故曰可以爲蘇秦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景鯉姓名也楚懷王相也言薛公所見重於天下者能得天下士之心故有齊國權勢也今蘇秦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因劉作固不善蘇秦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道夫不善君者且奉蘇秦而

於君之事殆矣於此二字治曾本無注今蘇秦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身與楚爲讎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秦故曰可以爲蘇秦說薛公以善蘇秦蘇秦且在此以上也巧辭反覆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齊威王子宣王也孺子幼女美女也近幸也薛公欲知王所欲立立爲夫人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服美珥則知王之所愛矣故勸王立之也孟嘗君一作孟嘗君薛公田嬰号靖郭君也將入秦孟嘗君薛公田嬰号靖郭君也又号孟嘗君也止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孟嘗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聞知獨鬼事耳蘇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

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爲人（埏和治也）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殘壞也）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一作殘）則吾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東海中有山名曰度朔上有大桃屈蟠三千里其卑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往來也上有二神人一曰荼與一曰鬱雷主治害鬼故使世人刻此桃梗畫荼與與鬱雷首正歲以置門戶辟号之門荼與鬱雷皆在東海中故曰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止猶還也）

孟嘗君在薛荊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荊還反過

薛而孟嘗（一作孟嘗君）令人體貌（一作體劉作體）禮而親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荊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文孟嘗君名也）淳于髡曰敬聞命（下一有矣字）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荊對曰荊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先王威王）荊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荊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齊宣王也威王之子）曰語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蕝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言雖蕝蹶而走請救於齊望仰而訴告之而得齊救比淳于之辭則爲薄也）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哉（言辯者之說人急其如已自在阨窘之中欲速免脫也故曰豈強力也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權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孟嘗君也毀謗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言道也董之繁菁菁曾作青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重尊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爲之也欲以爲分寸之力也君所以得爲長者以吾毀之者也以吾毀之無損言故得爲長者吾以身爲孟嘗君豈得持言也劉作豈特也哉

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劉無有字以補一本有文字之關者先生長老先色以生者也願聞賢者之善言常補已缺失也一人曰訾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請集曾劉作輕以臣之血湔其

衽湔汙也灑田聳續聳恐作韲春秋傳卿游販字子明或作韲曰車軼之所能至聳謂鄭游販韲軼也轢日請掩足下之短者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與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有或作又如使而弗及也勝韲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爲君決疑應卒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文散交田子方而散段干木也此臣之所爲君取矣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愛猶通也或以問曾作聞孟嘗君問告曰爲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傳曰潘爲大罰故曰殺之君曰睹貌而相悅者人之情也其錯之勿言也錯置居暮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

衛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皮麁皮幣束帛也）願君以此從衛君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惡不睦也）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衛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歃羊（殺馬羊哺出其血以相盟誓也歃亦殺也）盟曰齊衛後世无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如此馬羊也）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約結是）足下倍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為心（無以伐齊為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臣輒以頸血湔足下衿衛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集作善）善為事矣轉禍為功（不殺其舍人是轉禍使齊不伐是為功）謂孟嘗君曰欲（欲勸）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

猨猵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錯置也據處也猨猵猴置木而處於水則所宜）不如魚鼈之便也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之奮三尺之劒一軍不能當（曹沫魯莊公士也傳曰曹劌）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劒而操銚鎒與農夫居壟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舍收也）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加與處而來害加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直當曰直使也登徒直使不欲行送象牀）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

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續通鑑別本髮作髟髮作髮）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足下謂公孫成）先人有寶劒願得獻之公孫曰諾（獻公孫成也故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成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成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雄之士（才勝萬人曰雄千人曰英）皆以國事累君（累屬）誠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待猶共也）臣成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成趨而去未出至中閨（閨閤也）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善快）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成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劒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成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成以先人之寶劒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成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人一作士）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曾至一作生至也言雖生劉作主中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俱一作但）今求柴葫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

焉（桔梗山生之草也曾作生山之上於汨澤求之雖累世不能得其一也）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郤車而載耳（睪黍梁父皆山名也山北曰陰桔梗生焉言饒茂也故曰郤車載也）夫物各有疇（疇類）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言將復見於王也）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兎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環旋）騰山者五兎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兎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勘之苦（苦勤）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也國子曰秦破馬服君

之師圍邯鄲（國子齊大夫也馬服君趙括也秦將白起阬括四十万衆於長平而進圍邯鄲括父奢將有功賜号馬服因以爲氏故曰馬服君之師也）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是（淄鼠伊是皆趙邑也）公子無忌爲天下循便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弗有而失天下（秦圍邯鄲魏使晉鄙帥師救趙畏秦不敢進軍軍次蕩陰趙國急平原君勝使責信陵君公子無忌無忌乃竊魏王所與晉鄙符信以奪晉鄙軍救趙故爲天下之不肯授乃使朱亥椎殺晉鄙取軍救趙故曰使秦不得有而失天下也）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鄢郢者楚之柱國也（柱國都也）故三國欲與秦壤界（界猶比也）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鄢郢矣福（曾一作覆劉一作遍）三國之君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

之半今又封趙魏疏中國封封續用別本改作封下同衛之東野封取字兼魏之河南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一本亦下有已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逆距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三國趙魏楚界比也患憂也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戰國策卷第十

戰國策卷第十一

齊四　　高誘注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劒（一本無其字）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一本客上有魚字）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劒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劒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

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憒於憂而性懧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偏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

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去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柰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劉作馮諼顧謂曰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諼曰狡

兎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賫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劒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諼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

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集本無姑字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

孟嘗君爲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以使人劉本作君何不使人觀秦王先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媿之以辭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

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臣曾本作不忠劉本作不忠此武后字恐非劉校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爲人主不得志不肯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爲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溝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爲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

魯仲連謂孟嘗君續別本君曰二字有好士也雍門養椒亦陽

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之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爲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者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騏麟騄耳哉後宮十妃皆衣綸紵食梁肉豈有毛嬙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

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爲言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趨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悅左右皆曰斶來斶

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簴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辯知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服求萬物不備具而百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爲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云無族晁去滅云無族四字本同一有四字集無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据慢驕奢則凶從

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禄者辱禍必握續云高士傳作渥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華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續云陶元亮集聖賢輔録引戰國策舜有七友雄陶方田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媿下學是故故下曾劉本有能字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人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曾本無非

字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劉本無受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燭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曾本作制取集無取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夫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獨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獨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反

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也獨知足矣歸反撲則終身不辱也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爲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曾集本作夫字扶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

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是（劉本無是字曾有）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劉本有之字集無）王馬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集本無也字三同）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故有問（劉本有兩字一無問字）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

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不一作弗）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官而願爲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訾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也田子辭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本無而字）與我赴諸侯乎左右嘿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

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穀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蘇秦自燕之齊見於華章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生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卒秦勿庸稱也以爲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其（一本無其字）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蘇秦謂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以天下爲尊

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劉本有王曰不如伐宋對曰夫約然一本無然字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儐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

戰國策卷第十一

齊五　高誘注

蘇秦（一本無上二字）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籍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銛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云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

於魏魏王身被甲底（一作砥）劒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一本非下有有字）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曾本力下有於字）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一本出下有於字）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也（曾本也字無）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

六者而求伯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一無夫字）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籍與多而兵

勁則事（劉本作是字）以衆強適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伯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僅靜而寡信諸侯僅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擯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蠢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強（曾本無強字）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苔好詐苔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

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麒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骨力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跼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彊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

何也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伯王也（劉本作去也字）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集本作折轅曾本作析骸）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

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鐮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厮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櫓衝擔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患也曰一作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

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北一作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三本同作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一作招劉拘非咎一作咎作喜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

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爲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一無衽字）席之（一無之字）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

倡優侏儒之笑不之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一無佚字）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一本以則爲而）拒之患至則趨（則趨一作而移）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矣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竟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

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今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

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曰（一無曰字）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以（一作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按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戰國策卷第十二

戰國策

（三）

戰國策 三

戰國策卷第十三

齊六

高誘注

齊負郭之民有孤狐咺者（續云古今人表孤爰師古曰即孤咺也齊人見戰國策）正議閔王斬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爲政者也（續云子由古史以此爲閔王時事刪史記穰苴傳通鑑全引此段不入穰苴事）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以輿一乘亡逵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償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兩血沾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贏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

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爲溉園君王后太史氏女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即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紿騎劫遂以復齊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爲王襄王即位（一作立）君王后以爲后生齊三建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

孫賈乃（一本反字）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三同集無此十一字史記有）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一作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知者不弃計勇士不怯死（錢劉勇士不弃劫）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

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一本亟字）弃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暮年之弊即臣見公之不能得（錢劉作待）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弃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百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弊甲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暮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

起之兵也能以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者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三本同燕王字一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曾無意者字史記有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續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也衛衛公子荊也非也王邵曰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世世稱孤寡錢作寡人與齊久存劉作左齊據右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孰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伾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

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而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伍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曾無此三字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續列本有諸侯二字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知也故

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讀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爲太子徙齊以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爲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曾一作菑水）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一本下有之字）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

（續別本巖下有聲字作聲句）

絶通鑑作巖下有貫珠者（續元和姓纂引戰國策齊有貫珠則貫姓殊名非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劉曰何曰）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舉　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

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曾一作惡）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鬬徐子之狗猶時攫公孫子之腓（錢劉一作肥）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錢劉一作肥）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

（一本下有之字）身而幸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內牧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爲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

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開民人之治（曾作始字）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城陽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

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夜一作劇）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劒拄頤攻狄不能（續去能音泥）下壘枯丘（續去丘音谿古叶音毘改作壘於梧切說苑同）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立則丈插爲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云曰（一作去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續別本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何黨矣叶音社尚平聲黨亦當平讀說苑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當此之

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說苑作掖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說苑作馳騁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一作脩城立於矢石之所乃劉本作及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濮上之事賛子死章子走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粮於宋宋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是以餘粮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劉本不字可不償因以爲辭而攻之亦可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大史家庸夫大史敫劉本作繳女奇法章之狀貌

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曾本之字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爲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爲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謀一作嫣而嫁者非吾種也汗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劉本下更有王后三字君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爲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始皇嘗使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別本作能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誡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

言君王后曰老婦已亡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備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與（一作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可（一作以）爲謀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間餓而死先是齊爲之歌曰松邪栢邪住建共者客耶（續史記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司馬貞音邪謂是建之邪客說王姪言遂致失策令建遷共地里志河內有共縣栢[illegible]切客詁音禧恪叶古史記歌云云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齊以淖君之亂（一本添雖字）秦其後秦欲取齊故使蘇涓之楚令（三本同作合）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質固於齊齊見（一作有）楚必受固是王之聽涓也適爲固驅

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消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消來之辭謾固於齊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

戰國策卷第十三

戰國策第十四

楚一

高誘注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爲楚謂宋王（劉作楚王一作宋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五國約（劉作約秦）呂伐齊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呂破齊秦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錢集轉國也）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呂利其心必營我悉兵呂臨之其心必懼我彼懼吾兵而

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夫牛蘭之事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王苟無呂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也呂膺於齊齊之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荊（劉一無荊字）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群臣莫對江一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呂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呂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呂爲畏狐也

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一本下更有此三字言其後〕謂慮賢也

邯鄲之難劉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呂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呂兩弊也且魏令兵以深割

趙趙見亡形而有有劉作知楚之不救己也必與魏合而呂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呂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弊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間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曾下之字有故爲梁山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呂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爲人也近苦矣

夫苟不難爲之外豈忌爲之内乎臣之得罪無日矣
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曾作拔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呂曾作呂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

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弒其主者而王終已曾作劉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也
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地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而已曾作已一作已不然無呂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絶呂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呂嬖女不敝席寵臣不避軒續不敝席言不久之意不避是敝字無疑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呂深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曾下有江乙二字曰願君必請從死呂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

真誥曰女寵不弊席男愛盡輪或出於此軒輪相近

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爲君道至今未效（三同有效）未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兕牂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壹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自身試（錢劉曾云試一作式）黃泉蓐蠖蟻（續李善引願得式黃泉蓐蠖蟻延叔堅戰國策論曰爲王先用填黃泉爲王作蓐以御蠖蟻藝文類聚引安陵君經拭黃泉新序作經）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

說乃封壇爲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江乙爲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竟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王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請其宅以卜其罪客因爲之謂（錢客因謂劉客因請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一作不可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

公公何爲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謂（謂曾劉作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

城渾出周三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屏國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呂弱新城圍之蒲反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洄上也故（故劉作則）楚王何不呂新城爲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說乃爲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曾錢一無王）果以新城爲主郡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鄭申志謂楚使於韓矯呂新城陽人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子之以爲國也臣爲太子得新城陽人呂與公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然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且子之五大夫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得（得作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王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續史記作范蜎徐廣一作蠉）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王曰吾相（一作吾欲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如（如一作知）事君小不如（如一作知）處室呂苛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滑於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胡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以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爲王鉅速忘矣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

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真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

蘇秦爲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錢劉作陘集作陸）之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爲王至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

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一作奉）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一作燕）代良馬橐他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

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弊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壤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史記集解劉下更有與深謀三字曾無）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曾作今主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疋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知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錢作臣秦）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

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曾一作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劉一作方）舡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馬汗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已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

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爲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云之陳（陳曾作陣）卒盡矣有（一本無有字）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弊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搆（一本作鬨）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弊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一本作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

衛陽晉必開扃（一作晉必大開曾大開一作闢）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集無兵字三同）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九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爲計無便

於此者（續史記此後有屈原諫止之辭）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張儀相秦謂昭睢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曰無昭睢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曰爲儀謂楚王逐昭睢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昭睢歸報楚王楚王說之有人謂昭睢曰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是（一作周曰是）列縣畜我也今楚萬乘之

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行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魏也欲爲攻於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齊交不絕齊交不絕儀聞之其效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睢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

華對曰如華孫本作章不足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枉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捍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

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御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云之月朔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爲庶幾乎故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焚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

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梦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盬梦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云且求救秦王顧令不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梦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給鬬於宮唐之上舍鬬奔

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曾一無大字負雞一本作離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乱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惡一作豈患余無君乎遂自弃於磨山漢汪引歷山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爲爵勸不爲禄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續漢李通傳論曰昔蒙穀負書不徇楚難注引戰國策吳楚戰于柏舉蒙穀奔入官負離次之典浮江逃于雲夢之中云苟利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弃於歷山也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要楚士約食馮而能立武而能起食之

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一作就而不避章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抉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戰國策卷第十四

楚二　　高誘注

魏相翟強死爲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也（一本無下也字）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亟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爲其行人請魏之相齊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讎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一本下有以字）太子爲質昭睢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出地以取（取一作收別本作牧）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

事必敗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一本下有齊字）恐必不求地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睢勝秦於重丘（別本丘作兵）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睢之乘秦也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請爲公令辛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四國伐楚楚令昭睢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侯不欲相臧爲昭睢謂楚王曰睢戰勝（一本下有秦字）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一本無以字）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睢

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弊而令天下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爲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儇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儇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翫麗好習音者以懽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爲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依強秦以爲重挾寶地以爲資勢爲王妻以臨于楚王惑

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儇曰願委之於公爲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爲用子之子孫必爲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鄭儇遽說楚王出張子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敗一作歟）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知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

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搆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爲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倍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追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便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使一作使曾作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

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亟明日朝群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王墳墓復群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令一作令）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王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

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曾圈去以上二十七字）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

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與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弊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

地復全

女阿謂蘇子曰秦栖（栖別本作西）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己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爲太子入矣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於蘇子

戰國策卷第十五

戰國策卷第十六

楚三

高誘注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爲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群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爲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爲王辱易自今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

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王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楚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楚王逐張儀於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爲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爲臣不信王勿與爲約且魏臣

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子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褰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別本作黛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

寡人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褰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褰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褰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楚王令昭雎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

楚王因收昭睢以取齊桓臧爲睢謂楚王曰橫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睢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睢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儀有秦而睢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睢收楚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一本有兩二人字）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必危王不如復睢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韓（韓三同舊作王）亦不從則方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爲王弗取也惠子爲儀者來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

弗行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爲事之故棄所貴於讎人臣以爲大王輕矣且爲事耶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爲子勿納也儀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爲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爲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聽劉作德）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爲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爲和楚得其利魏受

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爲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纍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

陳軫告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呂儀之言爲資而得復楚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果欲）復之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

侯事殆能自免也爲其必免吾欲先據之呂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知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罔前而驅己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僞舉罔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罔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侈之知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唐且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爲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絶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貴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據中國之難所欲

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無棊字)之所以能爲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如(劉無不如二字)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今臣等爲散乎

戰國策卷第十六

楚四　　高誘注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詘爲信舊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爲福裁少爲多知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爲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載一作戴）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絶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嗑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袖知王之說新（戰國策一一）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卧具擇其所善（善一作喜）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今鄭袖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袖知王以己爲不妒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袖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袖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袖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

昭魚曰王不聽是知困而交絶於后也然則不買五雙珥今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莊辛謂楚襄王荀子荘辛謂楚莊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祆祥也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祆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菟而顧

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絶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鉤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畫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三同集無以上十字曾本云一本有此十字夫雀一本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

游於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鯢鯉仰齧菱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颺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幹盧治其繒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彼磻碆（續磻補左補何二切以石維繳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扺矣故晝游乎（集一無乎字）江河夕調乎（集一無乎字）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谿流（續後語飯茹溪之蹉汪云茹溪巫山之溪）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宣王繫已以（三同無以字）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輩（一無此輩字）從鄢陵君與壽陵

君飯封祿之粟而戴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一本以字無）執珪而授之爲（曾爲上有封之二字）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爲樗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因重之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冨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一本下有曰齒二字）堅也六

十而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爲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爲和於齊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爲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辛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

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客說春申君曰湯吕亳武王吕鄗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籍之吕百里勢臣竊吕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續後語作上客）（荀子未嘗爲上卿客當是）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

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續韓非子說癘憐王曰）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弒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縣於其廟梁宿夕而

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弒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續亦見荀子賦篇韓詩外傳）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布（禕作褘孫）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天下合（合曾作舍）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王

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至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一作候間）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憾（劉作慨）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

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時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中一作外）遷延負轅不能上（續索隱引戰國策改辍作輟）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幂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陀於州部堀穴（三同堀上有窟字）窮巷沈湮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音鷰拔僕也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

乎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曾又作久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一無乃字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一無其字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一無王字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

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一無奈字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封盡一無盡字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爲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續越絕記昔楚考烈王相春申君也吏李園園女弟環謂園曰我聞王差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幸於王矣園曰春

申君貴人也千里佐吾胡敢記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有遠道客因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聞之使使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也彼必問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音讀詩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來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以鼓音讀詩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園曰可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弟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與我明日夕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人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鼓琴曲未終春申君重言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甚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弟用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爲之恭何無所聞淫女此口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甚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即王公也何爲而佐乎君試念之春申君曰諾念之五日而道之邪中有好女中相呼屬嗣者烈王曰諾即召而可之烈王大悅取之十月產子男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

吳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即封春申君於吳幽王後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剪滅之越絕書又云春申君於吳三年幽王卽春申君爲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自使其子親爲假君治十一年幽王卽位假君與春申君并殺之二君治吳九十四年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爲相國實（一本實下有如字）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

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錢劉有而字下王之舅也不爲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爲郎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爲君劃其脰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已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爲楚幽王

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爲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爲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

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迺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爲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鬬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我（我一作哉）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敝楚也敝楚見強魏也（一本敝楚見強魏也作強楚敝楚）其於王孰便也（曾云此下恐欠）

戰國策卷第十七

續越絕書隋經籍志稱爲子貢作今雜記秦漢事

疑後人所羼不敢盡信史記戰國策列女傳不載女環之名止見於此其畫策終始信如此皆出於女環之爲異也至言烈王死後李園相春申君方封於吳又立其子爲假君皆與史記國策不合聊記于此以廣異聞

戰國策卷第十八

趙一

高誘注

知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下不沉者三板郄疵（元和姓纂郄已姓晉陽氏之後趙有郄疵）謂知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郄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四本無勝趙二字）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曰竈生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憙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知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三家（鉉劉作二）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爲危難不

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爲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趨而出郄疵謂知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爲知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郄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驁復（四本只作復劉作愎）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

使人請地於魏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曾鉞無下趙字）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澤循（曾鉞皆作脩）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王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

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狄蒿苫楚廬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君曰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以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

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
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
則齒寒今知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
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知伯爲人也麁中
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奈何張孟
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
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入晉陽張孟談
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
知過一云果輈門之外知過入見知伯曰二主殆將有
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輈門之外其志矜
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

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知過出
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
令殺之知伯曰兵着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之而饗
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愼勿復言知過曰不殺則遂
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
葭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
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
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三
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
不可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
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過於

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知過亦所以亡也知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廣封疆發五百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天下者約兩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已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劉作也改）子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襄子去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僇張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君曰子從事乃許之張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

而耕於負親之丘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三年韓魏齊燕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令諸侯孰謀我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劒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知伯知伯寵之及三晉分知氏趙襄子最怨知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

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曹本作扞曰欲爲知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知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九吾所謂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

而事人而求弒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豫劉去豫字子之爲知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

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劒三躍呼天擊之錢無呼天二字劉作呼天而擊之曰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劒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續云司馬貞引戰國策衣盡血襄子回車之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惟妄故略之耳今本無此乃後人所刪說苑襄子自置車庫中水漿不入口三日以禮豫讓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矣劉無矣字利之也

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秦韓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秦
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
攻秦足以拔鄭計者不如構三國攻秦
腹擊爲室而鉅荆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爲室之
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禄輕宮室小而帑不
衆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爲用今擊
之鉅宮（曾改作室）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蘇秦說李兌曰雒陽（元和姓纂洛陽秦之後今無聞）乘軒車蘇秦
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篋羸縢負書擔橐觸
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曰百而舍造外闕願見

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
可若以人之事兌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
言見君非以人之事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
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叢夜
半土梗與木梗鬬曰汝不如我我者（曾去者字）乃土也使
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
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無
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
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
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秦出李兌舍
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

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秦得以爲用西入於秦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爲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

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喜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凌於韓也（曾本非素深於韓齊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以秦爲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己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攻伐而中山

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汗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唐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魯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崐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彊秦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昔者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叅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屬之讎柞五國之兵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枳（一作根柔）高平於魏反三公什

清（續云史記改三公什清作平分先俞）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韓事趙宜正為上交今乃以抵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天下必以王為得韓危（曾鞏作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此段與史記文多不同蓋訛謬當用史記全篇觀之）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衛楚正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殽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黽曰秦起三軍以臨韓韓不能有今王令韓興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黽曰人有言挈瓶之知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亦其猜焉臣請

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黽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內之於王唯王才之趙王喜召平原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之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

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錢劉作甲）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三本同作齊）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趙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勉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

地而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齕以兵遇趙於長平

蘇秦爲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一本秦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夫鐵鉆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謂（集錢劉作爲）臣爲鐵鉆者乎

甘茂爲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冷向謂強國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韓欲有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路趙秦王欲得宜陽不愛名實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

謂皮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者何也以從爲有功也齊不從建信君知從之無功建信者（一作君）安能以無功惡秦哉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則是強畢矣建信春申從則無功而惡秦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爲知哉

或謂皮相國曰魏殺吕遼而衛兵亡甚北（一作比）陽而梁危河間封不定而齊危文信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今魏恥未滅趙患又起文信侯之憂大矣齊不從三晉之心疑矣憂大者不計而楫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楫不待割而成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齊趙必俱亡矣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平聲叶音）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

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壹是何楚之知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己也而相鬬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己也不相鬬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己也而尚相鬬兩敝而歸其國於秦知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

伐韓梁東鬬於周室甚惟寐亡劉本作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王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己必入於秦有謀故殺劉作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己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此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免曾作免而西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續云改安作案移續云移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未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注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按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

秦禍按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爲臣其主安主釋壓辭官其主安挫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產禮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爲陋儒言不知通變也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矣一無矣字割垣馬免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臣之所爲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卬劉改卬作卬而多求地

戰國策

（四）

戰國策 四

戰國策卷第十九

趙二

高誘注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錢劉云賓字）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獻其愚効愚忠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

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愼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

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錢劉去行字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錢劉本無能字支秦必入臣韓魏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中於趙矣此

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一本無其字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實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節本無固已見於胷中矣豈掩錢劉作闇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見破於秦一本無此字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

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輬後有長庭一本改庭作姬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曰夜務以秦權恐猲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賓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皐魏塞午道趙

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伯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秦攻趙蘇子爲一本爲字無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

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謂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知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妒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主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趙怒必於其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輸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贏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

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伯明乎輕之為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為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曾改作破）亡齊罷楚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夫齊威宣世之賢主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用民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富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為齊兵困於殽塞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為虛戾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

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弊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誤臣以從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爲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佼（一作接）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忘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接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

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王曰弊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弊邑恐懼懾伏繕（一作綴）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三本同無之內字）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辟遠然而（三本同無而字）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今宣君有微甲鈍兵軍於澠池

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殽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爲從者恃蘇秦之計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爲東蕃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度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皐歐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爲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

切爲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弃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三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武靈王平晝間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曾本添乎字王曰曾本添乎字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

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一本無而字有道民使事之教動有明古先世之功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曾本改矣字作耒何二字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

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毆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曾本出改作止有所止曾本止改作出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今

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募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

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三本同作祝）髮文身錯臂左衽（錢劉無錯臂二字錯臂一作抏面孔衍作右臂左袒右袒其臂也）甌（一作越後語作臨越汪云臨亦百越之一名也戰國策作林今俗尚稱林奴臨林今雷州左之民也）黑齒雕題鰝冠秫縫（曾作鰝冠秫縫一作鮭冠黎緤史記側作却冠秫絀汪戰國策作秫縫亦縫紩之別名鉄者綦鉄也古字多假借故作秫絀耳蓋言女工鉄縷之麤也）拙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孫作士）乎故去就之變知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

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其參胡（續云史備燕三胡秦之邊）韓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集劉錢作簡主實晉陽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

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間（一作間）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今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知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惡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修法無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子言世俗

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無於字）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蚤之屬也以私誣國賤（劉攻戔作賊）之類也犯蚤者身死賤（劉攻戔作賊）國者族宗反（劉本無反字）此兩者先聖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

意不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遥俗辟者亂民是以莅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一作循）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宓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一作理）世不必一其（一本其字無

道劉作後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遥是鄒魯無奇錢改奇作哀行也曾集無曾字俗辟而民易是吴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壁遺子

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知慮爲辨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失而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乎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知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罪也傅命僕官

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禄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無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黄金師比以傅王子也續云史記匈奴傳漢遺單于有黄金飾具帶一飾漢書要義曰晉中大帶黄金胥紕一徐廣曰或作犀毗仕引戰國策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黄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鉤也則此帶鉤亦名師比則胥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譁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爲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爲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爲累以逆主爲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一作不用侵辱敎王之惠也臣敢循一作脩衣服以待今日

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

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忘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一作捐）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昭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一作脩）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知不遺時今

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集劉作王）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榆中辟地千里

戰國策卷第十九

戰國策卷第二十

趙三　　高誘注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輸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劒（續云荀子注引作吳干將之劒）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箕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

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吳干之劒材難夫毋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鈞罕鐔蒙須（曾作頃）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鈞罕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集作三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

者平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都平君喟然大息曰單不至也

趙使机郝之秦請相魏冉宋突謂机郝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公不若陰辭樓子曰請無急秦王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且不聽公言也是事而不成魏冉固德公矣

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以劉去以字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

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部爲質於秦而請內焦一作應黎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祁於趙趙背秦不予焦一作應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爲此事也非寡人之所取知卒倍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伐趙攻閼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廉頗

救幾大敗秦師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爲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爲辭則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怨趙齊之兵不西韓必聽秦違齊違齊而親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絶齊絶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而西日者樓緩坐魏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敝秦也趙必爲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是俱敝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秦以未構中山

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王因饒中山而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絶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樂中山中山必亡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魏因富丁且合於秦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教子欬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故欲效地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爲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矣

平原君請劉本作謂請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戰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謂公子曰君貴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

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妒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

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秦既解邯鄲之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音釋作赦）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錢劉去王以字添二字）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不

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敝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今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

趙雖不能守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與則是弃前貴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

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秦一作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五城并力而西擊秦也劉本秦作趙

去也字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孫本抹去此十字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爲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鬬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也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聞劉添聞字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爲相國者以親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

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爲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今乃不受封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卷甲而趍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爲媾虞卿曰夫言媾者以爲不媾者軍必破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

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媾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爲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一本去秦知字）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一無成字）也趙卒不得媾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后許之媾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錢劉改蕩作湯）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湣王已益弱

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曾本能字添去魏王使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召而見之錢劉作爲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

於將軍錢劉作請爲紹交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

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斬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毋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

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之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舍錢本添字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魯人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

狩諸侯辟舍納于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簡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劒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

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曾本而字無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齊四十餘年而秦不能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爲君不取也君曰善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傳博一作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

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固一作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隨侯之珠持亿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圉之具其將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辟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生一作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后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帥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適其鋒今王憧

憧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檥也

衛靈公近雍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雍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菁一作薈之所以事王者知也色老而衰知老而多以日多之知而逐衰

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嘗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嘗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嘗之軸令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嘗以事能重責之未期年而嘗亡走矣

苦成常謂建信君曰天下合從而獨以趙惡秦何也魏殺呂遺而天下交之今收河間於（無於字）是與殺呂遺何以異君唯釋虛僞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乎收河間何益也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

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希寫曰臣以爲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悖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之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卒斷紂之頭而縣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伉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爲君不取也

魏牄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

於王非環寸之踡也願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甲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旦日賛群臣而訪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爲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爲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爲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戰國策卷第二十

戰國策卷第二十一

趙四　　高誘注

爲齊獻書趙王使臣與復丑曾無此以上五字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寶而臣竊悼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群臣必多以臣爲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爲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知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臣以齊循曾作脩亭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爲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爲王求名於燕反

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彊以無齊之故重王燕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得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知不足也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抶一作收趙以伐宋秦王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皐而陰構曾作講字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魏王不說之齊謂齊王曰臣爲足下謂魏

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爲趙也五國伐趙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皐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葛孎以爲趙蔽而趙無爲王行也今又以何陽姑密封其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人比然而後如賢不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爲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爲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王自

是之後秦攻魏齊甲未（曾劉作不）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呰（劉呰一作峴）處於趙（劉趙作楚）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令王又挾故薛公以爲相善韓徐以爲上交尊虞商以爲大（劉大作上）客王固可以反疑齊乎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詘其欲事王也甚循（曾循作脩）其怨於趙臣願王之曰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爲王推其怨於趙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五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爲王高矣臣故欲王之偏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王使臣以

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以趙劫韓魏使臣甘一作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呿也甘之則天下皆偪秦以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然後王擇焉

齊將攻宋而秦楚一作陰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爲齊得利秦之毀也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爲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臣爲足下使公孫衍說

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爲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辟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以奉陽君甚食之唯曾作雖得大封齊無大異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姑待已耕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循有燕以臨之而臣待忠之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襄安君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皐趙欲措於秦楚與魏韓將應之秦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以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事秦秦必據宋魏幷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幷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措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措秦雖有變則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措則願五國復堅約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免齊王必無召哅也使臣守約若與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賓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曾無堅字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

合也必有踦重者矣後合與踦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爲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貧海內之國合貧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衍劉作術交兩王王貴韓他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又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彊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信秦

秦（劉無秦字）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舉也（一本無上六字）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氓而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高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爍（劉本無爍字）矣國燥（一作爍）於秦兵分（一作孤）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曹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弊救與秦爭戰也

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劉作又）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一作事）秦秦按爲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樓緩將使伐事辭行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知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爲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文張善宋惡公子牟夷寅然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

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虞卿請（一作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曾作乎）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爲從主而違者范座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座於魏范座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座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曾劉作空）執范座而未殺也范座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座之身夫殺無罪范座座（劉無下座字）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羙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

不可復生也則主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使（一本無使字）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座座雖不肖故魏之免相望（劉作室）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內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座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劉俗作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燕封宋人榮盆爲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令盧高唐平原陵（一本陵字無）地城邑市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

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令（一本令字無）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也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劉本將字添）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以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盱涉血之仇耶其於奢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盻使安平君知又不肯與燕人戰此

兩言者安平君必覷一焉雖然兩（曾劉作然）者有一也使安平君知則奚以趙之強爲趙強則齊不復覇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衂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曾劉交敝作）之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夏軍也縣釜而炊得三城也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沱齊人戎郭宋突謂仇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坐（續云新唐史集韻皆以爲武后所製字實華作唐史釋音乃云古地字見戰國策抑別有所據今國策中地字甚多間作坐字安知非自武后時傳寫相承如臣作悉以謂曾劉所校亦所未喻然古文地字乃作坐又鶡冠子亢倉子

皆有坐字蓋有之以依博識中山案此言於齊曰四國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齊聞此必效曾劉作故鼓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效地趙因賤趙莊齊明爲劉本爲字無謂趙王曰齊畏從人劉本人字無之合也故效地今聞趙莊賤張勸劉勸作漢貴齊必不效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劉莊作尤而貴之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曰臣請爲卿刺之客若死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爲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爲交終身不敝卿因以德建信君矣馮忌一本作愚曾本無此注爲盧陵君謂趙王曰王之逐盧陵

君爲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對曰秦三以虞卿爲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盧陵君爲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爲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盧陵君又不爲燕也行逐愛弟又兼無燕秦臣竊爲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免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

陰移而授天下傳劉去傳字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趙王曰甚善馮忌曰一本無此以上五字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

錯非也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劉作法曾作郭偃之遥有所謂桑雍曾作桑劉作桑癰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劉作桑癰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乎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曰月暉於外續云東坡本日月彫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往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

人也曰諒毅者辨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一本無親字）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絶其歡若使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西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

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使（劉本無使字）之便於體膳啗使（劉本無使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刳胎焚夭而騏驎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其弊而厚遇之

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以友（劉本作反）之舉茅焉姚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劉本作反）之

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招之劉點此二字皆作之招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曾去楚宋之交令仇郝相宋樓緩相秦楚王禽趙宋魏之和卒敗秦召春平侯因留之卅鈞爲之謂一作請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絶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

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一本無言字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一本無而字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一本去鬲字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

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一作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劉作而泣之甚悲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曾作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主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

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

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戰國策卷第二十一

集賢院第二十一卷全不同疑差玄

戰國策卷第二十二

魏一　　高誘注

知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知伯必憍憍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知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知伯君何釋以天下圖知氏而獨以吾國爲知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知伯大說因索蔡皐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知氏遂亡韓趙相難韓

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己也皆朝魏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文侯謂覩續云後語作睹師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一本無此以上三字食之其且一作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西門豹爲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

術乎文侯曰有之夫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曾劉無者字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曾無作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

文侯曰善敬聞命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錯一作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一本信字無不足保也是一本無是字伯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一本有字無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廬曾盧作睪在其北伊洛出其

南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湯伐之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也劉本添也字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魏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迎郊以賞田百萬禄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揀而一本無而字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脉形峚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一作巳寧爨襄之力也縣賞

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何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一作巳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揜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劉作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公叔當之矣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

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竟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劉作出奔）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爲悖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峯南有鴻溝陳汝南有許鄢昆陽邵陵舞陽新郪東有淮潁沂黃煮棗海鹽（曾作海鹽無舊）無疎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曾去燕字）酸棗峯方千里峯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作田舍廬廡）曾無所蓊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

不下於楚然橫人謀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曾集劉無此以上五字）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媿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曾劉無乘字）騎五千疋（曾劉無疋字）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辟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劉作寶）故兵未用而國

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坐以求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坐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緜緜不絕縵縵柰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敢以國從

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坐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

川之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粮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坐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劉合作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曾作黯酸棗

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言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内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

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反成而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遊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憃愚曾劉無愚字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河外

齊魏約而伐楚魏以董慶爲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盱夷劉作于夷爲董慶謂田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爲將内之於齊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舍一作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

也
蘇秦拘於魏欲走而之韓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爲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峚也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秦也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秦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峚廣矣

陳軫爲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

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爲飲食而無事無事必來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柰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廷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爲行具犀首曰諾謁魏王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又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使燕趙聞之

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令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爲求壤塞也甚力之左華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王

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悟曾作捂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

鄭彊出秦曰應爲知曾作之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果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家作嫁本而已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納張儀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

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群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而群臣之知術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群臣之知術也又非皆同也是有其半塞也所謂劫主者失其半者也

張子劉去子字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柰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君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

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敝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遽解攻於魏

張儀欲并相秦魏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韓氏亡史厭謂趙獻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以巳一作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

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峚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信曾作便劉作信因而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峚以下楚楚趙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趙而樹怨而於齊秦也齊遂伐趙取乘丘收侵地虛頓丘危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塗宋衛爲制事敗爲趙驅事成功縣宋衛魏王弗聽也劉遠一曾題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魏王懼問

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廣魏救趙尺楚入遽於莘下伐齊之事遂敗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齊楚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敗一本敗字無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請甲辭割垒以講於秦爲竇屨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

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屨關内侯而令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竇屨以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夫周君竇屨奉陽君之與穰侯貿首之仇也今行和者竇屨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爲約車載（孫作齎）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曰先以車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

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不相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綦毋恢教之語曰無多割曰和成固有秦重和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繻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王獨不見夫服牛驂騵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騵也（一作道之）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戰國策卷第二十二

戰國策

（五）

戰國策

五

戰國策卷第二十三

魏二

高誘注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大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有（曾添有字）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一作君）之謀困也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難揣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

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知欲以爲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前作田繻今直言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爲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母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群臣何也今吾爲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猶與也曾劉無此注）入子之事者吾爲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曾題劉連）

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爲助也曾劉無此注）孰與其爲齊也王曰不如其爲齊也衍之爲魏孰與

其爲韓也王曰不如其爲韓也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右近左遠劉無此注曾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王且無所聞之矣王之國雖淫樂而從（曾後作之）可也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爲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爲之（劉去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爲身利（劉去身字一本無而字）便於事王曰善果厝需於側

史舉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爲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請

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

楚王攻梁南韓氏因圍蔷（一本作薔）成恢爲犀首謂韓王曰疾攻蔷楚師少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蔷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蔷乎若戰而（劉添而字）勝兵罷敝大王之攻蔷易矣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群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

義也一本無也字子勿復言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一作薛公旁出云一本皆惠子然其後與此本皆直言惠子恐惠子者是請告惠公一作公子惠公一作子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續云呂氏春秋作惠公渦山之一本無之字尾欒水齧其墓續云後語作蠻水汪盛弘之荊楚記曰宜都縣有蠻水即烏水也今襄州南有烏水按古公亶父以修德爲百姓所附遂杖策去之與太姜踰梁山而止於岐山之陽故詩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是爲太王太王生季歷季歷一名滴山鄂縣之南今之葬山名而皇甫謐云楚山之南山也縱有楚山之名不宜得蠻水所齧雖惠子之書五車未爲稽古也續云欒音鸞說文云漏流也一曰漬也墓爲漏流所漬故曰欒水齧其墓不必譏惠子也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

爲之張於朝後語張帳以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

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楚魏也請爲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爲逆者曾添者字殺之不爲曾作而無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峚既已得峚矣劉添矣字又以力攻之期於唔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爲王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曰王以求峚既已得峚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曰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又且收齊以更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已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離也秦齊合國不可爲也已王其聽臣

也必無與講秦權重魏魏再明孰是故又爲足下傷秦者不收顯也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爲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爲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爲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曾劉無此以上四字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一作兩生以殘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唯己之曾安令足下鬻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合讎國以伐婚

姻臣爲之苦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以燕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偏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呰周最周韓餘爲徒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扮博幻切握也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奉陽君韓餘爲既和矣蘇脩朱嬰既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天下共講因使蘇脩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爲上交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脩重報臣非不知秦勸之重也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

魏文子田需周宵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宵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乘數鈞將測交也楚王聞之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肹宿將也而

孫子（孫也）臏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不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爲王也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鬬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爲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暴於（曾添於字）天下定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惠施爲韓魏交令太子鳴爲質於齊王欲見之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

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劉作側）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曾去則字）子必危矣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一本無者以字）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說

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右親也左疎外也）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爲非固相也（固必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以魏之強而持（一本無持字）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

臣聞之忠不必當（一本作黨）當必不忠今臣願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宁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曾作令）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以（劉添以字）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

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宁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主也上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宁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韓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取尊焉今我講難於秦兵為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坐非宁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其過行冀其利必多割坐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

之（一作多）割坐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秦楚攻魏圍皮氏爲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也見亡矣必舍（一作合）於秦王何不倍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效城坐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倍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坐欲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爲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效城坐而爲魏太子之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曾作太子）請效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

因合魏以攻楚

龐葱（孫作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矣王曰寡人自爲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曾作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果不得見魏君矣鮑作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果不見龐君王曰寡人自爲知太子罷質果不得見）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一本無令字）儀狄作酒而美進

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絶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快也易牙乃煎敖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一本無之字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一作荆臺而望崩山一作崇山藝文類聚引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一作方湟藝文類聚引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

梁王稱善相屬

魏三　高誘注

秦趙約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淮南子主孟卯齊人也戰國策作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刑（一作邢）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一本無趙字）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曾鞏劉一作國）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爲寧鄴也今郊（孫一作效）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

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臣聞明王不背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之以爲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已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爲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

長羊王屋洛林之地者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澹下兵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爲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勝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曾本無以字

爲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爲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睪子史記作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睪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工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知者不然臣聞魏

氏悉其百縣曾本作姓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爲陰啓兩機盡故宋衛效尤憚秦兵已今續士史衛効單父秦

兵已至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無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乎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

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女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棄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

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惡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惡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曾本作雖欲道死劉本作意雖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劉本作且）能得之於應侯願王無憂

華陽（一本有）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

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能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壐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受壐夫欲壐者制地而欲地者制壐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群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案其行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四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爲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閒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不劉無不字便魏曾無魏字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柰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曾無能字）彊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曾無能字）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常約兩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

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稽添入字）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

起兵八萬車二百乘以從（一本從字無）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一本魏字添）因歸燕趙之兵而封曰文

魏將與秦攻韓朱已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劉惠作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勇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其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或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群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

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盡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閼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鄰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而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劉國作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

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壞地刑丘之城垝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千里有餘河山以蘭之有周韓而閒之從林軍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

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乎闕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蘭之無周韓以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矣劉作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攄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爲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魏之質以存韓

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楚大破衛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集本有矣字

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薜曾作薛陰成以爲趙養邑而趙無爲王

有也王能又封其子問陽姑曾作姑衣乎臣爲王不取也魏王乃止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曾作也晉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并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爲腹心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之熟計之也魏太子在楚謂樓子於鄢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

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公必謂齊王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己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爲和以張子之強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爲公惠之鈞之出地以爲和於秦也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公因寄汾北以予秦而爲和合親以孤齊秦楚重公公必爲相矣臣意秦王與樓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爲公說之乃請樓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樓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

用之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公無以爲罪有皮氏國之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爲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曾作改）之力有餘守之何故而弗有（也樓里子曰柰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鼻翟強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王兵之罷也是弗救矣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爲和也怨顏已絕之矣魏王之懼也見亡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鼻樓鼻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公不如按魏（曾作親）之和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樓子與楚王必疾矣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爲合於齊

外於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爲用內得樓鼻翟強以爲佐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

戰國策卷第二十四

戰國策卷第二十五

魏四　　高誘注

闕文獻書秦王曰昔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蛇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必能救地可廣大曾無大字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

武教得密須氏而湯之服桀矣今秦國與山東爲讎不先以弱爲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鄠鄠

八年闕文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以悍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伐揄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其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爲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脩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

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稽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比於患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質秦而久不可知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之心為命也臣以此為不寧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客謂司馬食其曰慮久劉無久字以天下為可一者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為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一本以字添實為期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而以資子之讎也

魏秦劉作秦魏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也穰侯攻大梁乘北郢魏王且從謂穰侯曰君攻楚得

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得許鄢陵以廣陶
秦王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
鄢陵必議議則君必窮爲君計者勿攻便
白珪（劉作圭）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劉作不）爲姦不能
禁狗使無吠己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不能禁人議
臣於君也
秦攻韓之管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
韓魏壤梁（劉作秦）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魏
也今幸而（曾添歸字）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
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
不因（劉無因字）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爲一則魏危

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
子之計而禍至爲之柰何昭忌乃爲之見秦王曰臣
聞明王之聽也不以挾私爲政是叅行也願大王無
攻魏聽臣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
離何也哉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也以王之不
必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
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以爲秦之
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爲王計者不如齊趙秦已制趙
則燕不敢不事秦荆齊不能獨從天下爭敵於秦則
弱矣秦王乃止
秦趙措難而戰謂魏王曰不如齊趙而措之秦王不

構趙趙不以毀構矣而構之秦趙必復鬬必重魏是并制秦趙之事也王欲爲而收齊趙攻荆欲爲而收荆趙攻齊欲王之東長之待曾作侍之也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一本添大字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樓梧一作鄍約秦魏將令秦王遇於境謂魏王曰遇而無相秦必置相不聽之一本之字無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之上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是無齊也秦必輕王之強矣有齊者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雍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芮宋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秦王於秦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絕趙也爲魏謂楚王曰索攻魏於秦秦必不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遂

伐齊與魏便地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
管鼻之令翟強與秦事謂魏王曰鼻之與強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劒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今鼻之入秦之傳舍舍不足以舍之強之入無蔽於秦者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圭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侯（一作使）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求質於秦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敢合則王重矣

秦拔寧邑魏王令之謂秦王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

下楫魏魏王曰王無聽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楫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楫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吳慶恐魏王之楫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曾之二字無）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王不近秦秦之所去皆曰王弱也王不弱二周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爲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

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用資也）臣曰用雖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周肖謂宮他曰子爲肖謂齊王曰肖願爲外臣令齊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周冣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

之因使其人爲見者嗇夫聞見者因無敢傷張子

周冣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魏王爲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爲王通天下者以周冣也今周冣遁寡人入齊齊無通（一本端字添）於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大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已

秦魏爲與國（相與同福之國也）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

王籌筴之臣無任矣任也能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爲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三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筴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遽一作遂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且之說也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唐且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爲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一本無君字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一本使字添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一本無以字父攻子守人大笑也是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

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東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也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弒父臣弒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解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一本作己之）爲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素

服縞素辟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爲涕出曰臣爲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內（一本添其字）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

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其自纂繁也宁矣（謂帽覆也）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效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爲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知之術也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一本無之字）弗能棄之（劉無之字）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一本作也字）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

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至於長轂者故畢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爲嫪毒功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毒王以國賛嫪毒以嫪毒勝矣王以國賛嫪氏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爲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爲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天下必合（一本舍作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

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生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且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生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且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且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

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魯劉作休烈隆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五

韓一　高誘注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皐韓王曰成皐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皐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皐始大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

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黶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爲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劉謂字無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眞其人也

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

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劉作跕）踦（錡作帖）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胷近者掩心韓卒之劒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曾無伯字）膊鄧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革抉吠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爲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

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續云顏氏家訓引作寧爲雞尸不爲牛從）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劒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楚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史記後語作非菽而麥）民之所食大抵豆飯（續云古語只稱菽漢以後方呼豆史記飯菽後語菽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

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摯之士跿跼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增添者腾二字）者不可稱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

周以相餙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詘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皐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菀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皐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為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

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宣（一作韓）王謂樓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弑魏兩（劉無兩字）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籍外權群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爲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

張儀謂齊王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是公無患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

曰不如貴昭（一本昭字無）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秦攻陘韓（韓曾無韓字）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竊爲王弗取也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爲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皐魏順謂市丘君曰五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君資臣臣請爲君止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

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柰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攻市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存

鄭彊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泠向謂鄭彊曰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言先楚也今已令楚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覺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為

楚也

鄭彊之走張儀於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矣故謂大宰曰公留儀之使者彊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而（一本作西）請秦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秦王怒張儀走

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錢劉作卬）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

秦圍宜陽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蘭離石祁以質許地則樓緩必敗矣收韓趙之兵以臨魏樓鼻必敗矣韓為（一本作韓趙為一）魏必倍秦甘茂必敗矣以成陽資翟

強於齊楚必敗之須秦必敗秦出入魏宜陽必不拔矣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已而秦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赫爲公仲謂秦王曰明也願因茂以事王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明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儆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

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己也縱韓爲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鷹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困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弊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弊邑將以楚殉韓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一作困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

秦之敵必爲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劉作也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以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爲秦禽智爲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明也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爲陽劉作傷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

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

韓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中封小令尹以桂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鬬於秦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爲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願有復於公諉曰貴其所以貴者貴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其知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戊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

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劉作多舊作若）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爲貴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令收之甚難向子曰然則柰何武遂終不可得已對曰公何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向子曰

柰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郝甘茂之無事也

或（錢有或字）謂公仲曰聽者聽國非必聽實也故先王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勸齊兵以勸止魏楚趙皆公之讎也臣恐國之以此爲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曰柰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爲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爲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之爲秦王臣也公臣請爲公謂秦王曰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於秦孰

強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爲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不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爲不忠故王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齊魏不能相聽久離兵史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爲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郤（曾一作郤）欲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爲令韓以（劉無以字）中立以勁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

謁也此二人王之大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韓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秦秦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乎楚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爲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爲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劉和作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己於秦而攻於楚也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明矣齊楚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

王曰向也子曰天下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夫越趙魏而鬬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弊楚也強楚弊楚其於王孰便也或謂魏王王偝(錢無偝字)四疆之内其從於王者十日之内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之舟上擊之臣爲王之楚王肯臣反乃行春申君聞之謂使者曰子爲我反無見王矣十日之内數萬之衆今涉魏境秦使聞之以告秦王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

觀(一作魏)鞅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爲強而君用之弱其於鞅也不然先君者二十餘年未嘗見攻今秦欲踰兵於澠隘之塞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旦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割以予秦去百六十里臣之所見者秦楚鬬之日也巳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鉏之南委國於楚楚王弗聽蘇代爲劉(添謂字)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明之反也常伏趙而畔楚伏齊而畔秦今四國鉏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七

韓二

高誘注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殽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殽臣聞之脣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錢劉本作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粮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

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知（錢改作之）王也韓之急緩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挾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殽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殽以救韓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爲發使公孫昧入

韓公仲曰子以秦爲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公仲曰柰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揚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曰收

壟其實猶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柰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以劉去以字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

公仲爲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後錢劉作復一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魏地易於下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錡宣之教韓王取秦曰爲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

韓王之心不可解矣王何不試以襄子爲質於韓令韓王知王之不取三川也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襄陵之役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高必以兵臨魏公何不令人說昭子曰戰未必勝請爲子起兵以之魏子有辭以毋戰於是以太子扁昭揚梁王皆德公矣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教陽向說秦王曰留馮君以善韓臣集錢劉曾作辰非上知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馮君廣王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

也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爲公求武遂於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爲韓求武遂於秦秦王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主也韓得武遂以恨秦毋秦患而得楚韓楚之縣而已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楚也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辯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令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今公叔怨齊無柰何也必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

鄭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爲公也臣之強之也亦以爲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爲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強爲楚王使於韓矯劉攽作橋以新城陽人合世子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之鄭

彊曰臣之矯與之以爲國也臣曰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韓氏急必縣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走而不死今且以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急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圖國之曾作尚之全爲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甚公何不令齊王謂楚王王爲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不聽是有陰於韓也

公叔將殺幾瑟也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爲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爲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勿殺伯嬰恐必保於公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爲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伯嬰外無秦楚之

權內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爲亂矣此便於公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爲韓求質子於楚楚王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爲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齊孤也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則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盱楚楚王必重公矣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

胡衍之出幾瑟於楚也教公仲謂魏王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公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因令人謂楚王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虛

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而德王矣

幾瑟云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芈戎曰廢公叔而相幾瑟者楚也今幾瑟云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邑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立也韓絕於楚其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

冷向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令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鄭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

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冷向謂伯嬰曰太子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棄之韓咎立爲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毋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劉攽作因也一本添也字以爲戒不立則曰來効賊也

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爲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曰以正圉盜柰何頃間曾作聞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烏何王曰謂之鵲曰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

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絜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爲烏鵲不爲鵲也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劒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恠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覩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夫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

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兵衛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韓與衛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劒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

兵戟而衛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韓傀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子政姊劉有發字聞之曰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而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七

韓三　　高誘注

或謂韓公仲（曾作中）曰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以其道爲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束之則韓必謀矣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爲魏從也則韓輕矣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欲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宁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爲秦魏之和成固爲福不成亦爲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束之是韓爲秦魏之門戶也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貴於秦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主裂地而爲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劉有者字）也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錢作擇猶而割之曾作擇劉作布）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

隨之是韓以天下事錢作予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釁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佼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計而秦之爭幾也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爲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爲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

珉與我交而攻我甚所愛何也蘇秦爲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爲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也韓故已攻宋矣其西面事秦以萬乘自輔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靷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靷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

或（錢添或字）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闚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爲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病（錢劉作痛）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己必折爲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爲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爲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錢添此雖字）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爲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

如一者必皆亡矣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弊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免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爲尊秦

以定韓者臣竊以爲王之明爲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忠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下曾攷子作下此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千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下也昔先王之攻有爲名者有爲實者爲名者攻其心爲實者攻其形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爲臣女爲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

大敗亦請男爲臣女爲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爲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爲爾求火也

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蹙哀侯而殖之立以爲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爲之先也是故哀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哀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爲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爲去者豈不爲過謀哉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

相公亦定霸矣九合之尊相公也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爲也雖爲相公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而不知尊哉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哀侯以爲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相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今強國將有帝王之疊而以國先者此相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爲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辟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強國曾劉無下強國二字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韓陽役於三川而欲歸足強爲之說韓王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王於是召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然而見親秦計之非金無以曾作已也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從是觀之韓亡美人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爲金以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故善爲計者不見內行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

之運魏急則必以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戰勝攻運而取之易矣戰不勝則魏且內之公仲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以爲不然則蓋（三本同作蓋一作盍）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齊楚恐因講於魏而不告韓

或（錢本或字）謂韓相國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爲有贅腫也使善扁鵲而無贅腫也則人莫之爲之也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爲惡於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願君之熟計之也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隧而恐楚之怒也唐客謂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隧也非弊邑之所憎也

韓已得武隧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爲楚計今韓之父兄得衆者毋相韓不能獨立勢必不善楚王曰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公仲說士（錢本作仕字）唐客於諸公而使之主韓楚之事韓相公仲珉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說之韓侈在唐公仲珉死韓侈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侯相韓辰曰公必爲魏罪韓侈韓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約事使者曰秦之仕韓侈也以重公仲也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弗入入（曾有下入字）又奚爲挾之以恨魏王乎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召韓侈韓侈且伏於山中矣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

令安伏召韓侈而仕之客卿爲韓謂秦王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詘之秦之強首之者珉爲疾矣進齊宋之兵至首坦曾作垣遠薄梁郭所以不及魏者以爲成劉作成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以燕亡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此皆絶地形群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爲諸侯輕國也今王位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戊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劉本作也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湊以事其上則群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則

爲大臣不敢爲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群臣以爲能矣外内不相爲則諸侯之情僞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孫郝樗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王猶攻之也甘茂約楚趙而反敬魏是其講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群臣之知無幾於王之明者臣故願公仲之國以侍於王而無自左右也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豎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也謂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爲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何也成陽君爲秦去韓公疇豎楚王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爲公患

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

或（錢本添入）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齊封君以苫（錢本添入）齊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苫上及不交齊次弗納於君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山陽君因使之楚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盖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爲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爲公之王使乎冠盖相望告弊邑甚急公曰未急何也田苓曰彼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

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秦招楚而伐齊泠向謂陳軫曰秦王必外向楚之齊者知西不合於秦必旦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三本同去國字）敵秦是齊不窮也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即秦矣以強秦而有晉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爲公說秦王

韓氏逐向晉於周周成恢爲之謂魏王曰周必寬而反之王何不爲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魏王曰諾成恢因爲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

也豈如道韓反之哉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張登請費緤曰請令公子年謂韓王曰費緤西周讎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召之以爲三川之守是緤以三川與西周戎也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效先王之器以止王韓王必爲之西周聞之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爲之謂（三本同無謂字）安令曰公孫綦爲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彼固有次乎吾難敗其法因遽置之

魏王爲九里之盟且復天子房喜謂韓王曰勿聽之

也大國惡有（曾本惡有作）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魏安能與小國立之

建信君輕韓熙趙敖爲謂建信侯曰國形有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不可無而從者韓也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從則韓輕橫則韓重則無從輕矣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鄢蔡邵之道不通矣魏急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疊跋產謂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無爲鼾而不能令狗無吠己今臣處郎中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令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一無此字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牽長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皆作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纆牽長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八

戰國策

（六）

戰國策 六

燕一　　高誘注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疋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由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

九原過代上谷彌塞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興號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強國也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李兌因爲蘇

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爲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其以權立以重外以事貴故爲君計善蘇秦則取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疑蘇秦則君多資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

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曾子謂文公曰不如以坐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

善令郭任以坐請講於齊趙曾本更添齊趙二字聞之遂出兵救燕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按戈而郤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柰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故桓公貪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

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矣所謂轉禍爲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群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曾本云史作不官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蘇秦曰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食汙武王之義而不臣焉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史記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

所以爲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踰楚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趄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巵酒進之妾知其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

一僵而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歠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歠厨人進斟羹因反

斗而擊之代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爲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漳池效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辟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

宮他爲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坐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爲之也王何爲不見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

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扎曰有大數矣妻自組甲絣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伐也直患國弊力不足矣子能以燕敵齊則寡人奉國而委之於

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積散西困秦三年民樵瘁士罷弊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弊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爲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

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弊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外敵不可距王自治其外臣自報其內此乃亡之之勢也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

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効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

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已殉國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爲燕昭王初蘇秦弟厲因燕

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厲燕質子爲謝乃已遂委質爲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持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伯也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室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

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伐之宋宋善待之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以
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
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
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柰何郭隗先
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
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
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
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
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
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

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
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
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
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
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
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
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
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
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
行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
曾鐵作於劉作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

樂毅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秦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雖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骫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

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知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遥伯齊而厚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之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然而王何不使

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今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以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一德作因驅一馳作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弊躧一云脫屣也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伯必成矣諸

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曾改作代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知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知士以若此劉去此字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己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

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爲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
處無爲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坐耕而食之織而衣之
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其
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不
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爲進取者也臣以爲廉不與
身俱達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宁之道也非進取
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對曰以自憂爲足則秦不
出殽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伯改
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之周負籠
耳何爲煩大王之廷耶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
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

則諸侯不爲別馬而朝矣臣聞之善爲事者先量其國
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
能爲曾作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
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
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劒
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
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
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
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東游於齊何
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
父負床之孫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

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爲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爲王譬昔周之上峯嘗有之其丈夫宦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柰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蹶而覆之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爲子之遠行來之故爲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

今臣爲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世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群臣也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坐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而舊作乎劉又改作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弊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弊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矣

戰國策卷第二十九

戰國策卷第三十

燕二

高誘注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知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

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舊無我字曾有下枳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戈在後決滎口作滎陽之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

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劉作代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三本同作君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隘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曾改馬陵作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曾改葉蔡作南陽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因則使太后穰侯爲和羸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隘適齊者

曰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錢本添入蜚字繡毋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陸之戰高商之戰錢本無此上八字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坐三川晉國之甲三晉之半秦甲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舊本作議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蘇代爲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

韓爲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今齊王召蜀子使不伐宋蘇子也與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吾必守子以甲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出爲之以成所欲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令齊趙絕可大紛已持臣非張孟談也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爲智伯者矣

奉陽君告朱讙與趙足曰齊王使公王曰命說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令不合燕今以燕爲上交吾所恃者順也今其言變

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爲讎見之知無厲今賢之兩之已矣吾無齊矣奉陽君之怒甚矣如齊王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因是而倍之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柰何也故齊趙之合苟可循（錢作脩）也死不足以爲臣患逃不足以爲臣耻爲諸侯不足以爲臣榮被髮自漆爲厲不足以爲臣辱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而後相效是臣之患也若臣死而必相攻也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知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爲不若逃而去之臣以

韓魏循自一作日齊而爲之取秦深結趙以勁之如是則近於相攻臣雖爲之累燕奉陽君告朱讙曰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弗予相又不予卿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故臣雖爲之不累燕又不欲王伊尹再逃湯而之桀舊無再逃湯而之桀六字曾鐵有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爲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伯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者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張儀逃於楚白珪逃於秦望諸相中山也使趙趙劫之求坐望諸攻關而出逃外孫之難薛公釋戴逃出於關三晉稱以爲士故舉

大事逃不足以爲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敗之

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離齊趙齊趙已孤

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爲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令人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古舉也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爲寡人爲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收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令軍敗亡二萬

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爲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曾作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爲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以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以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賤將

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爲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鄒臣臣之所重處重卯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刻刻者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爲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王下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齊之信燕也至於虛比坐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衆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大馬駿而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爲王事之王欲釋臣剸任所善則臣

請歸釋事臣苟得見則盈願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爲質於齊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爲人之國亦則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臞也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臞臞者憂公子之且爲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坐百里以爲人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群臣效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爲質也且以

爲公子功而封之也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
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
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
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
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東車制衣爲行具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
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爭
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和也
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
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

使除患無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燭之武
張孟談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而先
使除患無至者今子以百金送公也不如以言公聽
吾言而說趙王曰昔者吳伐齊爲其饑也伐齊未必
勝也而弱越乘其弊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爲其饑
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承王之西（曾鞏劉攽西作北）
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
也願王之孰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悅乃
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
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勝即墨舊本燕昭王死惠王

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齊田單欺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承燕之弊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者曾本添者字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郤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之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

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也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錢作齊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曆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

汶皇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愜其志以臣爲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五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

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焉

或錢本或字添獻書燕王王而不能自恃不悉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以事強而不可以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將柰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

故古之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知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智固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之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忘爲

此國必危矣主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以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北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又伐韓故中山亡今又伐楚燕必亡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成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箠也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不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弊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五十乘南使於齊謂齊王曰齊南

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箠也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坐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匿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隣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齊王曰善遂與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

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續云語話語諺語皆叶後語必見死蚌脯即多一字藝文類聚引云蚌將為脯如此則叶韻然不聞蚌鷸得雨則解也陸農師乃云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兩謂闕口一个作雨非是恐別有所據）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大衆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故願王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子也蘇子（一作代曾作子）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得趙齊遂北矣

戰國策卷第三十

劉原父所傳本至三十卷而止

戰國策卷第三十一

燕三　　高誘注

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離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見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

張丑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剖子腹及子之腸（續云別本作反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閒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

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
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
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閒入趙燕王以
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
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
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
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
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
之明罪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
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
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

以要名以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
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心
所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
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於故厚施行
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
之累於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猶家之
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隣家未
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盡厚也寡人雖不
肖乎未如孱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
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
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

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

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曾作剏也惟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閒樂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秦并趙北向迎燕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使者過趙趙王繫之使者曰秦趙爲一而天下服矣茲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爲秦也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郤秦趙有郤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爲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

之時南鄰爲秦北下曲陽爲燕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燕趙同力必不復受於秦矣臣切爲王患之秦王以爲然起兵而救曾攻作燕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以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鞫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排一作扯曾錢作排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鞫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

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以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謀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鞫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鞫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

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願交於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之行不

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無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

將數十萬之衆臨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諸侯得合從其償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荆曾本無荆字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

問供太牢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曾錢作秦王賚金千斤邑萬家誠能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

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爲之柰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抗（一無抗字曾錢作揕抗）其胷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柰何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

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二殺人人不敢與忤視乃令秦武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曾作發）之未（曾作發）太子遲之疑其有改悔乃復請之曰日以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曾無而字）歌爲變徵（一作濮上）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曾作後）爲慨

慨羽聲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畏慕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拒大王（拒大王一作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之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下秦武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

王少假借之使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抗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絶袖拔劒劒長掾其室時怨（曾作恐）急劒（曾本無劒字）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還柱而走群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軻秦王之方還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劒王負劒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

廢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被八
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
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
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
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黄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
藥囊提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
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
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
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
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
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
死

戰國策卷第三十一

戰國策卷第三十二

宋　衛　高誘注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荊荊王大說許救甚勸（勸力也）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荊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弊荊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荊王不至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公輸般魯班之號也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墨子墨翟也百舍百里也重繭累胝也）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雲梯長而高上至於雲故曰雲梯也楚欲廣土而起伐宋宋非有罪也故曰宋何罪之有乎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文軒文車也）鄰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錯）鄰有短褐（一作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言名此爲何等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饒（下民也）宋所謂無雉兎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樟（皆大木也）宋無長

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爲與此

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犀首伐黃（黃國名也）過衛使人謂衛君曰弊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而造大國之城下（造詣也言王衛國之城下）衛君懼束組三百緹（組斜文紛綬之屬也十首爲一組也）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南文子衛大夫）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來敢移兵來至城也）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倫等）夫在中者惡臨議其事（惡其臨己故將議其事也）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犀首雖愚必不爲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梁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徵召也）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曰夫梁兵勁而權重（勁強也）今徵師於弊邑弊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扶助也）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弊邑（弊邑宋也）趙王曰然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如當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梁必兼宋故宋不利之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使者曰臣曾錢作悉自此卷尾曾本皆作悉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徐緩留其日稽留也）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以宋人圍趙一城故云助我攻）趙王亦說曰宋人止於此矣（以宋人使者

言徐攻留其日趙王亦說言宋人止於此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

謂大尹曰君日長矣自知政則公無事大尹宋卿也言宋王年日長大尹自能制法布政也則大尹無復有專政之事也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事政事也則公常用宋矣太后尹母也與后共為政太后不見奪政則大尹亦不見廢也故云常用於宋也

宋與楚為兄弟齊攻宋楚王言救宋宋因賣楚重以求講於齊齊不聽齊伐宋楚將救宋宋恃楚之重求和於齊者蘇秦為宋謂齊相曰不如與之不如與之和也以明宋之賣楚重於齊也楚怒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魏恵王太子申也自將攻齊外黃今陳留外黃故宋城也後徙睢陽

也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客徐子也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甚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益亦也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不勝則太子滅復何魏之有故云萬世無魏也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彼謂魏戰士也欲使太子戰得其利以盈滿其志意衆多也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北退走也與退走者同走罪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齊人敗之馬陵虜龐涓而報太子申故云卒不得魏也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鸇續云新序爵生鸇鸇通鑑作鵻於城之陬康王

辟公之子剔成之弟騶王鵬也羽毛之孽也陬隅也王行傳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時則有黃眚黃祥也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史太史也占之妖祥康王無道不敢正對故云必霸天下危行言遯太史有焉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亟速也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曰爲無頗之冠以示勇剖傴之背剖擘也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駭亂憂也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禍謂齊潛王與魏楚共伐宋殺康王而滅國三分其地也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白璧一野馬騶騄也四百乘也璧王環也肉倍好曰璧衛君大悅群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

君曰大國大懽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也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返還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頗爲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頗智伯太子名也智伯甚愛頗而寵祿之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不有大罪而亡來必有他故者也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上太子頗也

秦攻衛之蒲蒲衛邑也胡衍謂樓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爲秦乎以爲魏乎爲魏則善爲秦則不賴矣賴利也衛所以爲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衛知必失

蒲必自入於魏以求救也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復取者弱也西河魏邑也秦兼取之魏弱於秦故云不能取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魏得衛而強必更取西河之外故云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樗里疾曰柰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爲公入戒蒲守以德衛君樗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也疾困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拜因效金三百鎰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

先生長者有德者稱家有大梧下因以爲號若柳下惠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臣聞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矣温故曰脩故願王博事秦無有佗計魏王曰諾客趨出至郎門郎門續作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晚客梧下先生也出反乃說事者而以亦不故王曰何爲此事秦也若偶思念得之故遲而言也也

先生曰夫人於事己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己者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衛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衛嗣君病嗣君衛平侯之子也秦王貶其號爲君也冨術謂尉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捐也君必善子子尉順且者也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

也食用也麗美也諺所行爲者務用高美觀目而已不務用德也所用者緤錯挈薄也群臣盡以爲君輕國而好高麗緤錯挈薄之二人君所幸非賢也長曰不肖國必危故群臣盡以君爲輕國也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謬緤錯主斷於國而挈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必不血食矣公孫氏謂嗣吾也衛鞅之孫故云公孫氏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尉順且以君令相公期公期嗣君子也緤錯挈薄之族皆逐也衛嗣君時胥靡逃之魏胥靡有罪之賢臣也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左氏衛邑也群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爲治民無廉耻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拊擊也兩旁曰驂轅中曰服擊其驂則中兩服馬不勞笞也車至門扶扶謂下車教送毋滅竈將失火入室見曰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蚤晚之時失也雖要指非新婦所宜言也以喻忠臣可以言而不言失忠未可以言而言危身故云蚤晚之時失也

戰國策卷第三十二

戰國策卷第三十三

中山

高誘注

魏文侯欲殘中山（文侯魏桓子之孫也殘滅之也）常莊談謂趙襄子曰魏并中山必無趙矣（常莊談襄子臣也并兼也兼有中山必復以次取趙）公何不請公子倾以爲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公子倾魏君之女封之於中山以爲邑是則中山不殘也故云中山復立猶存也）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立五國使稱王齊趙魏燕中山也持中山小故後立之）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爲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伐中山使不得稱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張登中山臣也）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爲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

登對曰君爲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之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益大也猶尚也雖大之尚且聽命不敢貳也）且中山恐必爲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務附親也必爲趙魏不敢稱王而親附趙以自賕也）是君爲趙魏驅羊也（言君以趙魏伐中山中山恐亡必受命於趙魏是君爲趙魏驅羊而使得食之）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柰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爲君難其王則中山必恐爲君廢王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亡其國賢於爲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

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貟海不與焉貟海齊也五國之中齊不欲與之同王也此是欲皆在爲王而憂在貟海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五國而益貟海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爲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乎矣薦進也張登善以微計進難信以爲利不可信其言以爲己利也田嬰不聽不聽張丑之言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之爲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

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千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侔等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平邑燕邑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耻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位一作倍曾作位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柰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爲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

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爲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首始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柰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柰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爲中山之獨與燕趙爲王而寡人不與閒焉是以隘之王苟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己據也今齊之辭去即佐王中山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怒絕之（絕中山也）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

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存之矣（言以此說齊齊必從然適足廢其王耳何所存之利）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司馬熹使趙爲己求相中山（熹中山臣也使於趙爲之求相於中山也）孫弘陰知之（知其因趙求爲相也）中山君出司馬熹御公孫弘參乘弘曰爲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爲己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熹頓首於軾曰臣

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臣抵罪（抵當也）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爲司馬熹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司馬熹三相中山陰簡難之（陰簡中山人也難惡也）美田簡謂司馬熹曰趙使者來屬耳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爲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君弗與司馬熹曰君弗與趙趙王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爲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謂取使可以爲司馬熹可以爲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熹謂陰姬公曰事成則有土子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公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馬熹即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悅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熹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爲資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佳大麗美）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通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力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已過絕人矣若乃其

眉目准頤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
姬也趙王意移大悅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憙曰臣
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尒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
議願王無泄也司馬憙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
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
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悅司馬喜
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
之即爲諸侯笑中山王曰爲將奈何司馬憙曰王立
爲后以絶趙王之意毋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
不與也禮無請后之義鄰國必責之而不與中山王遂立以爲后趙王
亦無請言也

主父欲伐中山主父趙武靈王也使李疵觀之疵趙臣也李疵曰
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
君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
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
存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
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亡走也有
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爲者
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餌之臣父
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
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言人之施與不期多少當其厄

之時而惠及之必厚德已也一食之施而有二子之報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人之相怨不在深淺也苟傷其心則怨重也羊羹不徧而有出亡之患也吾以一柸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士二人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樂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尅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

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鎮餽吳謂食爲餽祭鬼亦爲餽古文通用讀與饋同以靡其財靡猶漉麗也若靡依之比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勠力同憂勠力勉力也其字從力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退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五役軍營也校音明孝反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蓋三其營三校之部也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

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鹵大漂也言殺人多而流血漂浮鹵也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言十分死其二七八分也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嘗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疆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妬以功謟諛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以掠

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戰士必死無還踵者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諸侯自戰其地也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待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

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君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越王勾踐爲吳所逼棲於會稽卒成霸功）以合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尅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何如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彊起之曰君雖病彊爲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

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言不能爲起屈欲以勝爲嚴則不若屈於起之言而以勝天下爲威之大）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荅而去（子由古史云戰國策文並收入）

戰國策第三十三

重校戰國策序録

曾子固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説既美矣率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爲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説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

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從橫捭闔譎詐相輕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鄉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弃捐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于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

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爲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爲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堯舜夏商積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設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寖淫陵遲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既遠故根本雖伐而氣餘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鍾于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絶來世

者豈數人之力也哉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舛錯不可疾讀意天之于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余不復窴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圈其上云

王覺題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爲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得錢塘顏氏印本讀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脫誤尤失其真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載者雖雜見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輒爲改易仍從其舊蓋慎之也當戰國之時強者務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

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橫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于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橫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會有求予本以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庶幾證前本之失云清源王覺題

孫元忠書閣本戰國策後

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館即取曾鞏三次所校定本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借劉敞手校書肆印賣本參攷比鞏所校補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冊用諸本及集賢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五伯五十鐵遂爲定本可以修寫黃本入秘閣集賢本最脫漏然亦間得一兩字癸酉歲臣朴校定

右十一月十六日書閣本後 孫元忠

孫元忠記劉原父語

此書舛誤特多率一歲冊三讀略以意屬之而已比劉原父云吾老當得定本正之否耶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録高誘注止二十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録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

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本有未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南豐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玄有失得余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懋殊爲踈略後再扣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并標出錢劉諸公手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坌悉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不解竇苹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内坌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然坌乃古地字又坌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悉字亦豈出於古歟幽州僧行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

有所見耶孫舊云五百五十籤數字雖過之然間有謬誤似非元書也括蒼所刋因舊無甚增損余萃諸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者或見於他書可以是正悉注於旁辨欒水乏爲漬水案字之爲語助與夫不題校人并題續注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吕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竭石九門本有宫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

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賈矣先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余居窮鄉無書可檢閱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爲無補尚覬博採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聲父題

曼書雅雨堂刊行者頗有改易賴此始見其真
不僅古香藹藉為可寶也惟剞劂脩治未能盡
善如第六卷第四葉首三行与小讀書堆所藏
鈔本不同部意以為初槧當如鈔本附錄於後
以俟 芸圃識空 己未二月 顧廣圻書

楚怒秦合寔為楚王曰魏王遇於境楚使者是以鯉
與之遇也弊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合也楚王因
不罪景鯉而德周秦秦使周最解說楚王与魏遇之
意故不罪景鯉弟德周与秦也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戰國策/〔漢〕高誘注.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10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1973-1

Ⅰ.戰… Ⅱ.①高… ②姚… Ⅲ.史籍—中國—戰國時代 Ⅳ.K231.0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2)第078630號

書名 戰國策（全六冊）
著者 〔漢〕高誘 注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Tel:(010)66126153 Fax:(010)66174391
E-mail:Btsfxb@public1.nlc.gov.cn
Website: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九十一
版次 二〇〇二年十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五〇〇
書號 ISBN 7-5013-1973-1/K·435